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八

藝文 記十六

明

兩關船橋記

劉節

兩關何顛郡兩關也顛郡有兩關何章水西注曰西河貢水
 東下與章水合曰東河河皆深廣濟者艱焉是故亂流而舟
 舳上艫下衡列如比民乃攸濟既而督府開鎮戎餉攸須官
 鹺計權禁令譏察如古為關然故曰兩關以禦貨越征商旅
 也厥從久矣重作維何茲歲徂夏水溢汎濫漂溺者過半矣
 河迺弗關民則病涉矣吏則病征矣商旅利其禁弛戎餉則
 日損矣上下交困孰為之所哉迺維中丞王公將天子命虔
 秉節鉞來鎮茲土迺經迺營迺籌迺度訂謨遠猶迺命迺告



臬副侯君亦維始至與贊是謀率乃羣吏請命於公公乃檄
曰惟參酌厥典惟爾贛郡虞判价南安郡李推士魁惟董作
厥役惟爾贛郡郭推文翰贛衛明指揮賢惟會計厥費惟爾
贛邑令毛鳳岐爾羣吏咸事事母後侯君乃申之曰惟爾羣
吏恪恭迺事母後謀既同矣迺卜迺筮龜從著從迺取其材
材則備矣迺召其工工則集矣迺約其數東河爲舟則十其
十西河爲舟則六其十創作則八十有四取其盈也葺理則
七十有六仍其舊也始事於秋九月告成於冬十有一月由
是民樂於兩河之滸曰吾無病涉也商賈行旅樂於途市曰
吾無病涉也吾亦無貨越之譏也吏樂於關曰吾無病征也
吾將見戎餉日充以不匱也有是哉功鉅程敏利溥惠周可
謂臧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節用也是故茲役
也濟險舉廢財足用周急知者之先務獲爲政之善經也可
謂有功也已

迎恩橋記

迎恩橋者信豐邑城北橋也城北門曰朝天故一名朝天橋
橋當邑孔道決於元冥燬於祝融有年矣時詘焉弗暇爲矣
力詘焉弗能爲矣勢詘焉弗敢爲矣枉設矣淋則朽漲則漂
舟濟矣涉而市利則奸汎淫而弗利涉則溺病哉橋與歲則
歲矣月則月矣日則日矣玩愒哉孰爲之恫乃躬哉臬臺副
憲林公按部至邑耆老以病告公廉之實怫然曰民隱哉迺
擇諸部吏可事事者命之計復曰橋故疊石墩樹者四圯二
毀二堤礪者二頽其一其一尚存也爲之哉巨石基之堅木
梁之削石覆之永圖在茲公曰費當若何僉曰厥金三十四

斤有奇公度曰淫祠嘗撤之矣厥基貨哉厥直十八贏以贖
金斯盈哉迺請於督府中丞聶公得允迺以邑令李朝會總
其事戎所指揮朱誠協相之南康邑幕史朱琇專董之經度
伊始督府中丞潘公代至再請焉得允迺屬邑簿曹柏義民
李泰施甫李朝京楊東白甘廷冠分治厥役始事於嘉靖乙
酉冬某月某日石伐焉木斲焉存者飾之頽者補之圯者增
之毀者作之始基之中梁之終覆之某月某日告畢矣完矣
美矣鞏而奠矣士忭於校農樂於野商賈倪旄舞於市塗咸
相謂曰我有長幼弗集於庸我有粟帛弗賦於公昔也焚齧
今也阜隆昔也墊覆今也坦通督府公功邪臬臺公功邪吾
莫得而知也乃歌曰孰深而厲孰淺而揭我徒我輿萬世之
利孰方孰舟孰泳孰游我徒我輿萬世之休比訖視邑篆郡

照吳崇暨幕史朱琇報成於督府督府令曰有是哉足以永
矣毋棄爾成哉庶勿壞崇也琇也率其民甫也泰也告記於
劉大夫劉大夫曰夫難成者功也時焉力焉勢焉弗誣也爲
之斯易易也謀同爾矣智周爾矣用裕爾矣說道也佚道也
中正節也展也足以永矣記可迺記

南康縣學重修祭器記

聖朝王祀孔子天下郡邑咸設學學有廟禮樂器度至隆至
備憲宗皇帝御極從禮官請春秋釋奠樂用軒懸舞用八佾
邊豆簋簠壘爵之數咸視天子千百世下上崇祀夫子典禮
至矣無以加矣南康爲吾郡屬邑設學立廟視郡無殺焉祀
夫子禮器視郡學無殺焉殺以樂舞爾矣歲更歷邑吏變置
學博士弟子代易典守弗常恪恭寢懈以弛備者闕矣新者

故矣精緻者敗矣金者木矣木者竹者陶矣銅毀而孟矣爵毀而栝矣尊壘毀而甕矣王祀夫子典禮顧若是咎孰歸哉我備憲使林公按部至禮謁廟庭退而講於堂進博士弟子曰祀夫子禮器備乎哉僉曰弗備也公乃命攝邑唐丞盛以贖金從事邊竹為之豆木為之簠簋登銅尊壘爵咸範金為之夫子一位邊豆十二簠簋四登一銅二雲雷尊一犧尊一象尊一爵三備乃已顏曾而下降殺如制咸備乃已凡為爵一百三十有九凡為登五凡為銅二十凡為簠為簋四十有四凡為邊為豆一百八十有八凡為尊三既備乃釋菜告成事焉於戲盛哉重道崇教欽制飭度敦化茲舉備矣嗣是作室以居博士門堂寢宇備矣作舍以肄習諸弟子舍以楹計二十器成事事有序哉可謂美矣公莆人為工部抗疏庭笞

謫判支郡起天子新詔進今官碩材宏度貞守懋政君子稱焉魯侯作泮魯人頌曰敬明其德維民之則允文允武自求伊祐頌公功者以之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豐城治濱於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袁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潞彭蠡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淙淙岸乃善崩崩則齟齬之跡削崖剖甕割廛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颺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乃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為堤者

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於山斲材於林畚土於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餼糧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孔棘間投沈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輾以轟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於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笞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也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崧以大者曰血木嶺嶺據今廣昌縣爲最勝橫絕東南屹若屏蔽廉利磽确等樹劔戟百鋒芒寒櫛比立故一名牙梳障土老石頑路蹊盤旋前往後失壠岡複摩仰壓頰墜鳴壑萬雷喬林億矛時或黯然霧飄然雨跬步拄掌矇若無所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咸以嶺爲宗糾靈育氣故老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竇循麓出清澈眉鬚可鑒是曰盱源盱從日旦之象也明之

喻也離奔坎行斗折數十里勢悍駛或瀕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擁石而下或束峽飛灑驅潮捲海大震林谷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桂湖凡七折而燕石橫溜渟瀄不異離竇時故名白水又名銀溪溪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恒有之來往閩粵人每曰陸便宋李君士邦跨溪橋之是大義舉紀其事者凡數家元末橋圯記無傳遂失橋故處弘治間揭蔭婦樂氏於泂溪與銀溪會流處作橋廣若干尺礮石維砥礪金維實逾年乃成費凡數百金鄉人義之沿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載筆志館黃生選李生宏與焉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余領之既而免喪訪親問故舊館穀廣昌再信宿探幽索奇道銀溪立馬導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奇秀在目睫遂不欲往步而殊勝納為已有者八九二生申請若初余

亟諾之曰宜有記也且曰樂先於是學宮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斥資營司馬公墓封倍初焉余益賞之曰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余嘗謂血木嶺峻而為郡宗風土神氣所會非奇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必有見於人者而盱源之感實多陰秀是宜有女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璵祈以傳樂者靡不至橋斯母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恃以傳若巴婦乎哉

石門書院記

張春

高皇帝初定天下亟徵召四方文學之儒分局校定織鉅禮儀法制以成大典與是選者吾邑梁石門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寅字孟敬居渝北蒙山之陽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敦行

實以先鄉里嚴模範以率生徒紬繹經傳潛心理學筆之於書易曰參考書曰纂義詩曰演義春秋曰考義禮曰集畧經生宗之故雖布衣韋帶而名徹宸衷召至京師命典禮局蓋諸局之首特畀以繁重云事竣授之官辭弗就歸老故山葺理舊業畜養日邃著述日富從遊日衆聘司江右文衡者三所得皆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爲石門先生祀之於鄉賢祠家故貧無田產以庇後人一再傳儒業罔克紹者遂爾落寞垂百餘年三衢修菴祝侯來宰吾邑獨致意焉侯嘗語人曰孔孟六藝之道至秦坑焚之禍慘矣微諸老宿分抱遺經竄伏誦習遞傳世述不失其業則真言與義有不飄爲浮埃散爲槁葉莫之可收拾哉當其時詩則申公轅固尚書伏生易田何禮高堂生春秋胡毋生相授守以不墜之數

子之有裨聖教不爲不厚若梁先生者其斯人之儔歟雖然數子各司一經乃梁先生兼之說本程朱義從簡易聖朝之纂修大全頒降學校俾師生遵守者率由於是則羽翼聖經當軼漢儒而上之喻之有先生豈非今古一偉人哉顧今丘壠莫之封植脣裔莫之省問而又弗克享一室之奠誠小子之所隱也侯之言若此然初下車諸所多闕略未遑輕舉比及三載心力殫矣上下孚矣民之所不便者罷矣士之所便者舉矣乃始議書院事得隙地於東郭門之右面官衢背道院前爲門題曰石門書院中爲仰高之堂後爲寢室奉先生神主棲焉左右爲廊廡繚以周垣規制邃密費皆侯自措處擇民之尚義者二人董其役而屬典史周伯舉督之皆能仰體侯盛心夙夜從事不逾月告成以旁舍先生之裔孫以奉

香火設門子一人以司啓閉而又治先生之墓所翳者除傾者培侵者歸嗚呼侯之於先生可謂無所不用其情者矣工甫畢侯以擢任行所未備者不及爲而已成者將就圮四明慕雲管公借守吾郡命新任秦侯重加修葺刻期完報聚諸生誦習其中且錄文之未鐫者樹石以紀歲月以垂永久云

二賢書院記

錢德洪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菴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齊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間僞學釁萌朝臣目端士爲邪氣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旣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策正言

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弘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氣節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爲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爲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啓來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朱子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宮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文公爲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鷺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於世寶祐以來副使王似及原任知縣俞玘

許公高相繼亢祠以崇教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碑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而尋繹其祖訓乃率其宗黨謀議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義焉

饒州東湖堤記

周廣

郡之城左偏為隍者曰東湖湖故有隄唐刺史李公復築以捍江為城備歲久堤圯湖以隄障亦為泥沙闕淺遇水泉涸則可途有患無利公私病焉湖週迴三十里瀦芝山崇福雲南薦福諸山水西薄郡城西北則鄱陽縣學挹其勝永平通衢橫亘於南有釣橋畫橋德新橋以出入水道顧惟德新橋玲隘口當春夏水溢一瀉無障城猶無隍也嘉靖二年春正

月柳陽范公以提衙武事至承民繹騷後思與休息越明年秋九月嘗登芝山觀地勢得其槩因謀諸郡守彭辨之命知縣徐俊民計財力若干鳩工作石堤一道於德新橋玲高濶丈尺各若干中為堰口瀦水於湖仍留釣橋畫橋二玲隨時以消其溢令通舟楫踰月告成廣巡理學政適以時至郡之士大夫胡司寇俞僉憲輩相與言曰昔隄名李公禦外患也今隄名范公興內利也隄成而民德之不忘廣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仁仁民善政也范公何心焉范公亦曰隄湖水之洸也易隄民心之洸也難地且利人且和矣尤懼其洸於法而洸於禮也又如之何而隄之廣曰公懼之民德之上下相親曰信信立而政成宜書以記

躍龍橋記

范涑

橋以龍名外象也龍以躍名內象也橋當省會西湖間南昌
新建二庠之前亘長三百尺蜿蜒隆隱跨於湖波亡論風雨
晦明景與心會皆奇觀也其東南爲徐孺子祠折而北爲同
仁祠度洪恩橋即東湖爲蘇雲卿祠棘院在焉又度廣濟橋
即北湖其源逶迤浩蕩皆西湖爲之委而此橋爲之鎖鑰得
地之勝得天之中又二庠之西北爲郡庠地脉連綿咸抵湖
而止蓋三庠氣運萃會之所也余於去冬月檄濬湖用形家
言可聚王氣周遭水涯高卑參差業復舊而湖畔宮牆之飭
亦以時成事具載各記中獨橋若有待焉橋故石址而兩旁
欄楯未備往來人如織曉寒夜暝或至墮溺者有之於是南
昌何令選以其地屬邑治也乃商之新建余令夢鯉協力經
畫凡前工所缺者行人所欲斲者悉伐石新之自橋北左右

眈眈以及橋之南盡去湫隘之陋規制軒豁文礎璀璨湖水
若增而深覺宮以之華美其平而履者以數千步計縱而幹
者以數百柱計橫而版者稱是徘徊四顧猶龍之脫其泥塗
舒其羽翼奮其頭角者焉橋南有木坊令因請余改題曰躍
龍橋夫龍純陽者也陽之德爲君子躍之則道長其爲用九
而取數實多是年南昌邑庠之舉於鄉者十有五人爲一省
諸邑之冠前此未有媲美者即南昌而新建漸可知已又是
年合郡諸庠共舉四十五人得九五之數當一省薦書之半
即豫章素冠諸郡前此亦未有若斯盛者且四十五人也其
爲同氣三昆弟並舉者兩姓相望如劉氏饒氏聯珠輝映比
肩齊驅即求之海寓士籍未可多屈指況由五九而積之數
且駸駸以上猗歟此皆國運之盛也而肇於豫章又適成於

題橋之後謂非天時人事相為表裏者耶夫運隆者力厚氣
盜者德全諸龍德應運際時蒸蒸輩出則其風節忠猷旂常
彪炳回視諸祠賢哲將卓越後先以仰答國家造士至意而
玉題嘉名庶幾其副乎王子安之言曰地靈人傑地非人弗
靈天非人弗成三才一理惟參贊化育則歸之人睹斯橋也
興思遠矣不然徒枉輿梁王政之一事而冠帶園橋門濟濟
盛美輒桴鼓之應如此哉余故為之記以勗夫盡民事者

高峰書院記

徐問

古今言吏治者曰俗吏文吏能吏循吏廉吏儒吏簿書期會
曰俗明律習令曰文事揆工叙曰能奉官順治曰循約躬戒
取曰廉儒則不治名不辟患惟義之為退則修辭以彰道如
斯而已然而更數百年人思之以崇其祀復欲持諸恒典何

哉夫俗吏可厭也文則對判猾疾善應時譁顯能取譽循廉
亦因資性之近而成名未必純出於身心以行諸禮義是以
若是其殊也予讀勉齋黃先生傳而知公之儒之篤於道矣
公以宋嘉定五年為淦尹疏蠲宿逋網米賦及平民者數萬
石有豪右橫挾前尹弗能制公劾之遠徙暇於邑東建書院
以授經生徒今高峰書院是也逾年調監門益涵心苦思於
新安先生之學新安先生妻以女及疾革授深衣併所著書
與訣曰吾道托在此矣攷其宦履終朝奉郎弗大行其志豈
援執古義繩趨禮進不狎習於文吏之所為抑時偽學謗興
而陳賈胡紘施康年輩相與黨韓傾趙併遏而窮之與嗚呼
久矣哉儒之難行可以觀世矣然論朱門高弟埒於西山西
山卒道州編管而先生獨禍不及得非知時隱遁氣象深涵

者乎塗有祠兵燬建廢不常至嘉靖壬午提學古杭邵公銳過而歎曰勉齋得新安正脈有德茲土祀法奚啻名宦所謂高峰非其地耶予應曰善公乃命知縣田邦傑徙淫祠之材復創書院命教諭王輔定祭儀品而遷主於中繼尹俞稷及輔皆曰非文不可永也請記刻於石

化成巖續記

曹光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眺之勝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謫官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述即其陳丹宸排訓注薦盧肇逮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為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豈徒資遊觀焉已哉歷宋及元宦遊於袁者相繼建亭構祠侈傳其盛後莫有嗣修之者

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秋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奇觀競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為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至此乎是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於其上中為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閒館以備庖烹經始於己未年七月落成於八月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荒莽之區蔚乎改觀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豈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於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為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

悲昔者耶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於衛公自愧才德不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之休者也爲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之太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弗著

峽江儒學記

張芹

峽江居新淦上游吾郡之雄鎮也鎮之東西壤地百餘里山聳水激靈秀所鍾端人彥士先後相望自昔號爲勝地正德己巳以來歲多荒饉遠近烏合之寇屢爲民患久而未靖議者謂宜分地爲新邑即峽江爲理所增修武備以弭其患嘉靖丙戌部使者上其議於朝俞旨旣下諸役並興峽之東隅有地一區平易爽塏故爲驛舍乃撤之而以其地建儒學焉

掄材命匠僅數月而成功時嘉靖丁亥三月吉也後七年爲嘉靖甲午桂林曾君曙來爲邑令謂儒學肇建不可無紀謬以屬余余邑人也誼不得辭竊惟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人才所由出也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未有不以崇重學校教育人才爲急務者我聖祖稽古定制學校之設遍於天下教養之法至精至備列聖相承益隆作興聖諭諄諄惟欲學者崇正學迪正道而深恐其或陷於邪僻良德美意無以加矣百六十餘年之間人才治化之盛匹休隆古豈偶然哉吾黨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而從事乎聖賢之學主敬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孜孜不急務造其極而後已則學成道立上可以希聖次可以希賢又其次亦不失爲善士達則致君而澤民窮則垂訓而範俗斯其爲有體有用之才而於國家教

育之恩爲無負矣若徒工文詞以取科第謀利祿而立身行已於聖賢不能無愧焉則雖名位之崇高足爲世俗之所歆豔非所望於同志也尚其勗諸

泰和修築破塘口長堤記

陳昌積

邑破塘口切城關之西瀦一方巖溜溪深而爲歸壑首南山趾麕山約十里許而皆腋於贛江也土著耆俊彭守約語予茲塘舊名白石湖往渠侍御太尹兩祖佃湖之半爲私業廣種菱藕於兩坻淑歲時泛船其間採菱觴詠爲適一任貧窶擷食里人因呼爲菱藕塘前列方土綿亘幅衡盡民幹止井牧之所夾塘左右庶姓族居商店駢櫛號爲鬧市橫截以四達街衢距江洲二百餘丈而遙贛水泯泯順下猶建瓴然正德初元有股江曰牛吼洄注藉瀦年久泥沙交淤壅積不逝

加以上流之漩湧對岸南涯突匯爲一大沙洲袤二里許障水北潰而射齧江岸岸土疎惡善敗隄防無施六十年之間日頽月墊向之所謂族居駢肆幹止井牧之地盡在江中勢將搖撼縣隅而蕩析兩都田土賦稅也民洶洶焉懷剥膚之恐故今名曰破塘口云前後轄司良牧目擊其患而憂之顧上憚奏請之頻仍而寢題覆下則慮工費之艱浩而莫措處竟焉杳阻貽患滋鉅舊令今都諫見華王公嘗咨究利害臨視營度至再會膺內召而輟明年曙台唐公至覽之驚歎曰江岸頽極矣吾爲司牧忍視其垠堦墊淪喪民土物之愛且爲魚乎吾當殫力以捍邑未幾以入覲行士民復言其害於撫臺潘公巡臺趙公符下郡邑時郡倅曾公適署邑篆議請追完稅契舊差銀兩與富戶賠納虛糧之鏹備充修築工費

外發倉儲爲助已而先生還治力言三項逋負事屬年久一
且嚴催恐生攜心況望此濟需所益幾何職忝當事安敢他
諉嘗臨破塘口詳觀而熟計之矣決潰延演七里盡當河流
之衝欲櫛築排塞非萬金以上不可欲間濶防補恐罅漏而
百潰隨之欲派里甲則騷閭閻欲動錢糧則須題請此皆論
事而非當事之定計也今惟奠民而不至厲民因土之故築
之使反其宅斯可矣然未行而言徒屬孟浪必請而行終憂
覆餗今職非敢曰能之願借便宜姑俟來春畢力報效先生
於是首埽壙場禁屏塲埴然後寬除三項逋征以已自理贓
罰暨巡道與大府張公符發重犯贖金擇召習築石工而給
發之俾轉募遠近饑民伐石於山令各運至頽所計塊受直
饑民懽信擔負扛載聚石成坵先生親冒風霧之毒驅涉登

頓商度水勢指示石工相極受衝潰之所筭礫礮堅仞深築
基修五磯頭純砥礪砌旁設稜蹠似雞距鋸牙橫殺水勢頂
則用三合灰土疊搗屢削平直如原可坐多人磯下各起有
泥淤小洲頗能障水南迴蓋不待竹捷薪屬而已像月之規
旅石之固矣其當塘口一帶夾五磯上下水勢悍疾湓湓尤
甚尋審財募工緣岸簽隄爲防仍用石作乘水每堤一丈分
作三層每層尺度高廣有差率豐下而殺上務崇基厚址也
於凡故岸舊徑隨其低昂繚而合之完堤三百餘丈巋然如
墉自此以達鹿山決河用道府符來金矢之贖羨仍呼授罪
徒僦熟手工傭照式依岸掘地築堤級數高廣如之於是經
費旣裕庶工林聚心一力齊登登丕作總爲堤八百餘丈爲
石磯五座各高一丈五尺濶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外爲水

府祠碑亭共一所斷續頽接支聯涂合綿綿然成十里長虹
合邑鞏金湯之勝坐享樂利於無窮矣繇始作以迄就工爲
日六百五十籌較經費爲白金若干用人之力計三十餘萬
工然費皆取於豪右府辜之罰緩民不知財所從出力皆集
於雇募村郭之糠徒衆不見其片役及已謂之惠而不費非
耶

重建義井四節婦祠記

曾雲

邑義井之北故有四節婦祠者楊侯南金所建也予考郡邑
志所稱元末義井事未嘗不悲其志且敬焉始寇之來也楊
用霖妻蕭氏以姑康氏老且病不忍離去子婦劉氏以其姑
侍祖姑之故亦不忍去其姑相攜蹈井要之皆死於孝今徙
珠林者其後也陳氏鄧氏皆鄰人劉氏婦今莫詳其爲誰矣

且謂四婦者閭閻筭禕微細者也固未嘗誦說先王習聞禮
義之教乃能於死生之際相與從容決擇而竟不食其言豈
不毅然烈丈夫也哉世有莪纓寃談禮義自謂匪躬君子也
至臨大節則顧首鼠靡靡如婦人者視此能無愧乎明興百
三十餘年而有司未聞舉以祠者然猶幸其井故存也始楊
侯之尹吾邑也首詢義井所由而慨然有慕於四婦之節曰
是足以風世於是毀近井淫祠改祠之而以鄰人守焉且詳
其事於存古錄蓋弘治癸亥歲也夫祠以節義稱以風教存
守者恪錄者誌者傳也可謂慮深遠矣如是即百世俎豆之
何疑焉嘉靖庚戌去弘治間僅四十又八年耳詎意守祠者
乃遂駸駸生戎心欲并吞之爲已地哉不知守者可自爲盜
耶郡邑誌存古錄可盡去耶井顧可改耶井不可改誌與錄

不可去守者不可自爲盜而若人者乃欲犯天下之大不義而爲公論所切齒焉亦愚矣予往計偕道淮揚見所謂霧筋廟漂母祠歷數千百年而獨存者非其地無豪俠勢力者睨乎其側也無乃古今之人心共高其義而維持之乎夫淮揚二祠猶能以義維持於數千百年之久而義井一祠乃不能無垂涎於四五十年之間此可以觀人心有無矣嗚呼俗之薄至此哉覈理祠基倡之者柱史曹公怵罪鄰人而復之新之者則柱史蕭公端蒙也蕭公以節婦之八世孫庠生楊社初嬉等訴實且傷節婦之不食者數年檄有司重建祠焉首爲坊次門次堂次寢備矣工肇於壬子四月十一日以五月念一日落成費於公者金三百有奇祀以木主禮也守者不以他姓懲往也嗟乎四節婦之死求以不辱其身不愧其心

而已非以要譽於後世也楊侯始以數弓之地數椽之堂立數木主祀之此出於百數十年之後非以徼福於節婦也兩柱史公先後覈理之取其祠基而復之新之亦非節婦之子孫力能指使之也此其故何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四節婦不辱不愧之心即蒸民有物有則之心即諸公秉彝好德之心推而及之百世之下孰非同有是心如今日之維持風教者乎然則茲祠之建雖與天地久可也祠成之二十年爲隆慶辛未楊氏子孫始謀刻石以貽奕世謂雲辱子壻於節婦之後宜有言紀其顛末乃敢敬述其事書之碑若夫修其祠使棟不撓薦其食使祀不廢杜戎心而永孝思則楊氏之賢子孫在予何能知焉

修築桑落洲隄後記

萬衣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八
余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命繼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凡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中間經界督勸發廩捐資費約而功倍民樂而子來具載勞右使堪記中茲復有後記者善後之畫彌遠安養之念愈深非一書之所能盡也當其告成之時都御使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洲土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矧新簣鮮實欲速惟難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即轡行隄上鎮日終食不爲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畧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佈椿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

四縣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越月而績奏甚矣憂深而慮遠也昔禹稷視民饑溺由已伊尹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好勞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是故先王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使民日取而不倦安土樂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貧瘠之區均平齊一皆足以供郡邑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詩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蓋謂此也是役也業已成矣又重繹之汲汲焉惟恐一隙之可投而貽其患真誠一念視民如傷所謂禹稷伊尹其心者非耶余於是有感焉爲推廣其說作後記

胡中丞柏泉生祠記

金達

饒之安仁舊稱上縣西南去治四十里曰鄧埠者四通之墟也距東鄉貴溪金谿各五十里高岡四塞嶮峻阻絕且林深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八
等密可爲淵藪於是不逞者嘯聚出沒於其間垂三十年嘉靖乙巳撫臣議請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分饒撫兵壯若干名坐以鎮之然往往抱窮寇勿追之虞用亂繩緩治之策故其勢日以滋蔓又莫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歲辛酉贛州洞蠻及閩廣叛寇相繼突至殘破各城邑殺戮憲臣裨將中外騷擾於是鄧準賊酋徐耿六張燄四等乘間造攻號稱先鋒立十三大寨揚旗四指大肆焚掠且移報東鄉圖入城邑蓋其意實欲北攻安仁以引廣信來寇絕浙直援餉南據上清金谿引建撫之寇以西窺臨江計必行勢必合其爲江右患不淺假以歲月則將爲張璉饒平之變安仁首當屠殘矣秋八月柏泉胡公以浙之右轄轉江省提督府大帥入所統界輒勤咨諏知鄧準不戢患難支也由紫雲驛舟行六七里至

炭埠命千戶某提兵數千授以密計入鄧準出其不意即渠魁殲之由是威聲震薄勢成破竹故按節撫建而閩廣之寇授首移麾吉表而洞蠻之叛以服再用師何家渡而粵兵之爲叛者勦滅無遺蓋以腹心患除而勾引勢孤兵屢試而不挫者皆由殲滅鄧準之寇爲之張本耳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公之功偉哉公又以安仁爲全省要地地瘠狹而驛煩衝民已疲瘵不堪勞役發帑金數千以爲築城之資在賊酋雖誅而其從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於鄰長百家一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黨正副黨正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爲之因其戶數而稽其出入備以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朞月民知向方有遺孽不即功者黨正副得以公法而漸去之自是四郊恬然幹止俱寧君子以

爲有寓兵於農之制癸亥夏公補夏官少卿行安之士民相與謀曰自公未至吾安仁災近剥膚惴惴焉朝不謀夕公茲之來不增兵不減賦不徵調芟我數十年之巨寇得安堵以居此其德在安仁將千百世莫之泯也不以祠祭其何報公於是樹懷德碑於學宮并立生祠尸祝之公名松字汝茂柏泉其別號也直隸滁州人

程氏最高祠記

最高祠在桐林寺隅寺創於程尚書公仲繁而祠乃鄉人與僧立之以報公德者公出梁忠壯公靈洗後唐廣明間佐父御史中丞灃捍黃巢有功世守東密巖後自篁墩遷初門善和繼遷浮梁下田今祠基公別墅也時公以桐林寺僧紹端能詩文識道理極與契好然寺原在沂溪鳳岡最僻陋不堪

處公則以別墅立寺徙紹端居焉公長子令溫卒葬寺右寺之僧以公衣冠遠藏潘村數里外也鍾鼓燈火弗便供養乃建祠祀公及其五子蓋食德思報分亦宜耳後公嫡孫承弼益產以助供給宋元符間僧淳瑜復大拓之得太史公記之極詳元季祠寺俱燬兵火國初寺得復而祠廢莫舉景泰庚午公十世孫潤童相地寺西率宗人銳圖復之其不沿舊址者以避風雨便陟降耳後十年爲天順辛巳韓府典史顯請諸同宗兵部尚書襄毅公信得文勒之碑石遭成化之火堂碑復燬不有楮印碑刻暨刊家乘則前人創造之艱先達文章之富未必不汨沒於斷烟餘燼也弘治某年程子重仁掄材鳩工率新鼎建視舊未之增損惜也碑未及樹而重仁告逝乃今年己未今貴州參議程時思儼等以書幣徵予言予

惟程氏之族日甚蕃衍丁不下數千指掇魏科者代不乏人
盛亦極矣儼等不務修飾門第楣楔以自矜炫顧汲汲於是
乎圖何哉意以今日之盛前人之遺也水必源之深而流斯
長木必根之盛而葉斯茂使非祖宗功德相繼照耀有以垂
裕後昆則雖躋華陟要亦崛起一旦類耳何得稱爲世家故
族也是故即今之盛而推其源彰昔之美而圖其久碑之勒
不可緩已雖然碑爲祠建而祠之守在寺寺歲收公所捐產
數十畝以自生養休息其必悉力禁護務毋翦伐其樹木無
墮圯其堂堦以圖公德於永久乎若劬書攻文勉竭忠孝踵
尚書公武而上之以光大其祠則後之人是責也後之人其
務志亢宗以丕衍今日之盛云

聶文定公祠記

朱大器

衛國文定公聶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宣偕厥嗣鉉鳩族
鼎建以祠公者也公宋人諱子述登紹熙余復榜進士累仕
吏侍出帥西蜀敷歷底績封國於衛致政歸值邑盜變朝議
將屠城公單騎至麾下力陳民寃遂獲免郡志載公能活盱
城幾千萬人者可考也卒謚文定敕葬於邑之龍塘里建無
極菴以祀嘉靖乙未天台石梁王公來守是郡修飭祀典奉
公於鄉賢祠出公帑以葺墓道歲久菴圯不便瞻省茲北溪
君新祠之所由建也祠經始於壬戌至癸亥落成堂三楹內
爲寢室奉木主左右廂貯祭器堂之下有廳事爲宴享之所
外爲廊廊之右爲門顏曰文定公祠厥址崇曠可登可眺遠
邇環視屹然一偉區也北溪君嘗請記於予予未有以應茲
釋服北上再申前請予鄉人也嘗德公者也夫何敢辭載稽

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聶氏不其然耶昔公之在宋也其仕
也有勛庸於國則國封之矣其歸也有功德於鄉則鄉祀之
矣優仁渥澤迪將其後五世至元升公以進士隱居不仕清
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邵菴虞公曼碩揭公相與倡和遺翰
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國初七世祖思敬公以學行薦舉
爲本縣學諭尋登進士遷柱史凡數世至侍御公任之政事
翰林公循之文章節推公興之明允後先相望咸炳炳可述
今北溪君廉直仁厚嚴於庭訓爰啓賢嗣積學好修待魁禮
闈方接武青雲以光大文定公之業其諸子姓振振瓜瓞綿
延若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猗歟盛哉雖然積之厚者發必盛
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遠也予何文哉特書以備國史之
遺且益以徵聶氏之有後云

富田文山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遭迴於臨安更歷筠宣洪
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間關於平江昆陵真揚閩浙流離顛
頓於空坑五波嶺海之間而死於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
死足以鑒萬世之人臣也踪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
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
毀淫祠以就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於郡東之螺山富田
去郡稍遠無相問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
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厭曷故邪
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貨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
卿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
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於分巡參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

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
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
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之獨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國何
有於家炎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
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事先生也海上之役同侶踣瘁藁寓
題識悲不自勝此亦先生之心也而桑梓粉榆不戒翦伐臯
陶殄而若教餒吾心其忍乎蓋當其在國國爲重而身爲輕
及其不抹悲其身者亦何以異於悲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
瀆之見哉使元果於不殺黃冠故里出備顧問彼固以箕子
之事自處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
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脣矣昔者言不卒
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

死者之所爲而未知其心則事會使然也夫取必於一死者
大抵激發於意氣蹙迫於利害攘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
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概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
性忠孝勞生非先生語乎必至於是而後謂之有悟夫有悟
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
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
忠所以爲大而謂有擇於故鄉之祀與否固非訓矣神遊八
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世丘壠而欵欵過其故
鄉歲時烝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
捐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穆效駿奔爲
深恥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喙息敢於負國者抑
亦何限卒之烟沈澌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即唾

晉之縱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墅雖存曾不得享
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亦萬世之鑒也因太息
而附於記

正學書院記

督學憲使敬所王公因貢院改復取完壤成材輔以帑幣建
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臺徐公東泉鄭公咸
助之成中爲崇迪堂廣幾軒後爲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
園溜巨細咸具左右爲號舍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囂雜
外爲夾道繚以周垣總爲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
門曰正學書院始於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垂成遣使委
記於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爲督學增其
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覽書與圖其愛士良勤而

規畫至弘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爲聖賢不雜於
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
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
出於不得已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是當時
之人惑於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
此何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
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
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
偏蔽之流固不得不爲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
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
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
濂洛之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皆篤

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偏蔽者乎抑亦尚不免於空談而偏蔽之患猶不解乎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拯飢溺之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以參雜其間然則議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慎也哉吾方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其或竊六經之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他他是俗學也彼於人已無算尚何以抹人之偏與蔽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嘉靖癸丑登玉筍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

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矍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徙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皇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詬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八
產於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於廟
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於峽也余獨念淦
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
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
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
事知其不得然而又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
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
可以幾前日不得不祀之心此不得不祀與不得不祀之心
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
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
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
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

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
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
賢於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
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
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
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
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
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
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
曰自靖故事憚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
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
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刹地廣之

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
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
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
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
後之慨慕於公者

石鐘山記

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
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
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
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
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
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

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筓茁缺者藕拆環
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
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弁則鬱
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
應且遠今夫甕盎罌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卣
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
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
入江處衆流迸駛湍迴洑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
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
黯理疏頑悍而輪困畧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
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崇仁新建兩城記

自撫西行九十里爲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夷四出履郡境
非僻徼要衝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有急者治
臨巴水連市錯居南北相匝不辨郊野地號三者北耆列官
寺廟學南有東西兩耆民輻輳淳朴無他苦嘉靖辛酉夏疆
場不戒閩廣寇猝入建撫犯崇者三焚掠靡餘其秋都御史
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急脫撫於寇殘傷用甦拊戢至崇
惻然嗟曰匪城曷邑匪人曷城是則在我既得上請會冬季
李知縣呈英受代公帑湍發工吏勸能伐石於山質堅且方
礪石覆甃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城北城廣爲丈八百一十
有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以爲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
東作西西成當梁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其廣增
丈之十門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壯飾冠門在通津

爲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邇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起民駭
且嬉重墉疊雉駢峙夾輔映帶溪嶺屹成鉅坊載始夏五冬
初訖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用財以金計幾千幾百章程
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於撫尤厚遺於崇也於是李
令思公之功俾久勿壞遣諸生方湖余時越疆請記按三者
爲號莫知何始解者曰耆致也老也不煩力役致老壽也或
曰耆長也雄鄰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
萌故常豫而不至於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急也故
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爲之就所欲違所惡其誰忍後崇之兩
城是矣嗚呼今之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
勤動盼盼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
難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猶幸崇得遇公將後此數百年無

復力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聞歌於北城者曰惟北有闔惟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聚積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闔郭則有鄰載西載東孰戴孰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永三者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鄰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重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勲畧方弘茲特餘績耳用書以告後之役民者

宜黃新城記

譚 綸

宜黃縣在撫治西南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為黃填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升鎮為縣而易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未作故無偷盜鬪狠侈靡之習稱易治焉顧稍邇汀虔接壤崇樂往往切於鄰之震正德間

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還縣南道棠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衆至數萬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鄉故有城金谿城南畢工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於是天子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柏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受命兼程直走臨汝申令勅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因進予幕府問善後計予首以建城固本厲兵逆戰為對公嘉納之即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無城者並為之城而宜黃實首事焉以盜嘗從出入也以前守陳君元琰嗣守劉君价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潘君重董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肇知州

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子來起於鳳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於僊人石遵南豐石南轉於嶽嶺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爲雉二千七百爲大門四爲小水門二爲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而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旣以佚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公復命余額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附鳳鳳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濶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旣就寇且復至使人覘知有城而止於是民有寧宇伐石請記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余逡巡未敢允俞侯嗣至責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耶予

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誠與才合非耶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斯城也雖與天地並久可也

白鷺書院學田記

尹臺

太守嘉陵何公旣興修吾吉之白鷺書院成大召九邑士使游其中以相觀道藝於有就也邑士之應牒挾策來者亦罔不忻忻然慕類而簪合矣公曰盛哉士之聚於學也夫吾居之弗能食學將累焉聚庸何久乎乃出罰籍之金若干鍰創田若干畝以餼士之來學者命曰學田令有司歲掌之而屬

余爲之記余惟公之以學名田也欲使士食焉而思其學也
學至乎道焉爾矣是故士之於道也猶農夫之於田也農夫
欲治其田則不可廢耕稼之務士欲求至其道而可忘學乎
哉昔先王之理天下也畫地而井列之則黨庠遂序國學之
教立矣誠以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學幾何其能人乎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學建國之四民拔夫材之俊者爲士
士所守業學又其專焉者也今夫農夫早作夜息閔閔然耕
稼之務不敢一怠其功於田者彼誠業有所專矣士之於學
乃或異焉謂能守士之業也得乎故士自幼至長及至耄焉
所治無非學之物也故學之於誦習而有詩書六藝之文猶
農夫之播也學之於耳目心志手足之舉措而有絃匏干羽
升降俯仰之節度猶播而欲其長也學之於敬孝禮讓而有

朝聘喪祭鄉射養老之儀猶長而欲遂之也學之於莅官守
政而有考藝選言受成訊囚獻馘之法猶遂而欲斂其穫也
夫農弗專稼則他技能害之士弗專學則異道能惑之士惑
於異道不可捄反矣田之穢農夫則知治之學弗至乎道士
乃忘其所究取焉是士之學道不如農夫之無失業於田也
得不作公之學田矣乎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蒹葭豐草種
之黃茂士餼乎田而不由是說以進於道殆食焉不思其學
者也然則公之創是田也豈以待夫士之食焉不思其學者
乎哉

歐陽文莊公祠堂記

上下四方之遠古今千百世之久其變不可勝窮也而道之
綱維其中者未嘗廢明而行之豈不因乎其人哉明興列聖

以道相承政由先王取士必誦法孔孟非六經之訓及宋諸大儒之說無以自進於有司道之行乎上而明乎下粲然與三代同風矣乃近百年中河東臨川江門諸君子復各以其自至者表述當時雖所入殊轍要之皆聖人之徒也陽明先生最後起東南間超然獨契本心得往聖易簡切近之旨推明大學格致要訓合於孟氏良知之說使學者自求明悟以究聖人之指歸其學既盛行海內之士莫不聞其風而慕之然能真知力踐之者鮮矣我歐陽南野先生幼負奇質自結髮受學即以聖人爲期弱冠薦於鄉聞陽明倡道虔中遂辭計吏躡屩往從之游蓋出入其門六七年其渙然自融於指授之外以默識妙義之密微雖陽明不能或益之也陽明既歿學者爭景嚮相附游其門者半天下莫不競推得陽明之

宗統云公歿踰年門人學子爰思魯士築塲之義相與度地建祠以揭虔妥靈抒報祀無斃郡邑之長聞而並嘉贊之以告臺省大使於是諸司爭出罰鍰佐厥成著爲品式春秋饗獻悉以有司莅事衆志大悅於是公高第弟子僉都御史張君雨太僕卿曾君子拱暨諸縉紳衿佩咸以臺嘗私淑公門宜有言識麗牲之碑臺惟公之神往矣所欲與諸君子同其良知之致則雖後百世而猶存也故以公之孝友信神明者施之家則可使九族格化矣以公之謀議信龜筮者著之朝則可使四海承風矣故謹掇書之石俾後之出入公祠陟降公神左右者尚覽是知所從事無徒以奔走籩豆致恭爲尊公於既歿之虛文已爾

上猶縣均田記

南安爲江西徼郡上猶之隸南安又郡之最徼邑也其地前阻雄韶右綰柳桂左浮章貢之水後枕虔衡諸峻山亘延極於無際故其土田經緯乎丘陵川澤之行非水之滋則山之原阜陂陀也正德中盜起柳虔之交禍構連數省上猶扼盜出入吭背故環數百里間並極蹂躪之受久因據結成巢田荒萊不耕治者數歲及抵平而縣已墟莽相望滕隴曠蕩莫可稽辨矣已又割邑之半爲崇義疆理互錯賦籍彌失所推考歲當改造則姦史猾胥視賄猾下上操輕重於賦科中譬稱物不以衡錘低昂惟其捫揣民斷斷相鬭爭訟牒焚積筐篋若蝟毛吏於其邑者恒病之是時主計之臣議括天下民田上猶蔽於險遠卒莫得以情聞久之民始聚議控奏於朝乃部勘下所司多歲吏更以難集弗爲任郡司理江都樓君

奉檄往攝邑事檢牒矍然歎曰是安得後民所急泄泄玩上委漫不一爲之所邪夫田晦弗正則賦稅無均賦稅失覈則訟獄繁作政之不獲所平其此之由乎乃舍芟於郊躬程督諸役就事視沃推瘠則耆眈差其壤度衰絜廣則量人執其準揆畫形圖則史書記其曲分積勾股則推算陳其數不再月事訖功竣四距咸周三壤併則計田成畝而審較之分明即晦制賦而虛詭之弊絕蓋自是田以戶歸故賦無漏稽之籍戶以丁實故役靡濫追之擾士興學而民赴業市野歡歌不知惠之所從出者於是士論於民曰昔之患苦其謂何今之樂順其謂何非司理君孰爲之也乃相與建祠祝君而因樹石祠中以狀徵余言鑱之石樓君名懋中余南都所校士世以科第顯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上猶人頌思其

治績尤衆余所記特重均田故不及附書

忠義亭記

胡直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圯嘉靖丙寅奉督學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今子孫則因二公崇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畧擅

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爲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圖有忠肝義膂之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逕口馬蹶而卒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震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署爲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贛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下罄爲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兵將屠泰和邑何侯曰今不靖者惟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焉乃集鄉兵入治峽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昆弟死事呼胡氏爲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爲建昆弟忠義亭於其地後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圮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靜山公事獨記於楊文貞
王文瑞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邑志
某數爲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格弗入
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舉數百口靡之不顧其祀不
祀誌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惟懷忠
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
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
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
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當敷天爲元之日乃挈錢鏐棘矜而
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特觀者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
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不詭於先世相與葺亭于
既圮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震霆瑰瑋勃勃足以懌答

人心鼓舞世教安知異時不如夷齊附驥於孔子哉爲二公
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
惟其時爾於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宮士某從孫太學生某等
來督記敬書以復

寶墨亭記

王世貞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
開先寺獨據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
先門之傍刹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峰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
瀑布諸雙劍香爐文殊峰之勝拱之又最勝而高曰太子讀
書臺故南唐中主璟貳相時寄迹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
餘衡三之中刻宋黃文節公庭堅手書七佛偈其左爲明新
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成公於

八法不能敵黃公而此出其上駟以當黃公之下駟遂稍稱
雁行觀者亦並偉之而文成公之勒在正德之庚辰末云嘉
靖我邦國明年辛巳世廟即大位改元嘉靖於是觀者益神
異其事而又四十載余弟敬美分巡南康居恒自命曰匡廬
長會今少保潘公時良以中丞節行部挾敬美偕至其所四
望而樂之顧曰是不可以亭乎哉其以庇厥刻而憩遊者趾
得從容寓目焉敬美曰唯歸發其橐得故事餞贈之潤筆鏹
以庀材甃而亭之亭不能觴客則於傍隙地樓之樓不能盡
得瀑布則又于傍出而西爲閣翼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
稍捐俸廩繼之又不足則南康盧守整邑令堯夫亦捐俸益
之蓋敬美移左臬而後報成事於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
紫氛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謂亭之庇二公刻也名之

曰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潘公之所顧屬也歸以
告余俾爲記始末

濟忠祠記

王世懋

宋故相江公萬里死難於饒州之止水亭饒之人忠而祀之
矣乃都昌縣亦有祠何公都昌人也生都昌死不都昌祠之
兩地者何忠死而見生而植者也祠之名始以雙忠者何其
弟劍州君萬頃自家來視併死於其難也然當時繼公而死
者劍州君而下公之子鎬與劍州君子鐸咸以義不欲生相
繼而死嗚呼江氏之禍烈矣自有宋之季迄於今幾三百年
而江氏子孫尚爲都昌著姓時有聞人以名其先人而幅巾
衰衣於其祠之下者不替豈非忠臣之報歟歲萬曆之丁丑
余以行省分治南康於是都昌爲屬邑都昌之江氏子孫請

於其邑之縉紳先生祭酒三老曰吾江氏之死于節者四人
獨劍州君配丞相公而其子暨從子失弗祀母乃於祭典有
缺乎邑爲聞之府府假守吳君好義士也亟言于余請爲增
祀而顏之蓋余嘗按籍都昌閱所謂雙忠祠者而心內不善
也顧重易於督學使蘇君之碑而不敢一旦無故自信其說
至是乃集其宗人父老而告之曰嚮者之祠而雙之也惟是
公之有介弟而公之忠不孤也今益以子若從子而雙之義
且無當矣嗚呼公之忠今而益以不孤然而嚮胡以雙也不
佞故淺鮮於學請得以父老意而顏之曰濟忠何如方公之
左相於朝也知宋事已不可爲而權相賈似道實撓之政度
弗能勝始以其身而退退而不之乎窮山深谷海上無人之
境而就夫所謂四達之饒而室焉蓋公旣以免其身爲誤國

之臣而又恥其身爲亡國之臣鑿池而亭之命曰止水而公
之意業必以一死自靖也審矣當其時間關萬死數圖匡復
而弗克若文丞相者與公從容故相以必死風天下其事不
必同而其忠固足雙也世傳劍州君被執罵賊而死又言爲
賊拷掠其財弗得怒而支解之其言稍軒輊大都公之精忠
大節旣自瓌偉表植於世而其子弟家庭所熟習而負荷亦
罔非君臣父子可殺不可辱之言即其聞變冒險而來視公
之爲人豈俛首繫縛而覲脫于俘囚之數者耶即其二子亦
當如卞望之袁愍孫之子所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琅琅德
音必有可述而惜無在旁者爲之傳爾夫流水有澗而生於
源林木有枝而生於幹江氏之忠公固風之而弟若子皆其
世濟之者也當公之死能不虞夫江氏宗有一人焉敗類而

苟從以爲吾辱及其弟若子駢首而從之公有知乎吾知其必自快於吾忠之濟矣乃後之祠之不以濟而以雙使夫劍州君者上遂躋於其兄下不逮於其子豈其心或有蹇然不安於祀者乃今得以逮而稱濟於其父兄劍州君有知乎吾知其必自快於吾子弟之配食矣吾非敢以吾言而求勝於先民之言乃其增祀者二焉而雙之不能不爲濟也天也於是府守盧君暨其邑之令陳君諸江宗人父老皆曰善因新其顏曰濟忠又相與礮石而記之

學田記

徐良傳

東鄉舊未有學田而有學田自嘉靖三十二年龍屏蔡侯爲令始先是東鄉嘗敝矣得四明周侯而起嗣後又敝得蔡侯復起侯爲令嚴而甚明閭里銖兩之姦必偵知之時有掩捕

不逸一人而用法不少假借甫暮年疇無逋租獄無瘦囚四封安輯蠹賊遠屏當是時東南島夷連年寇海上言者謂海上諸邑宜得廉明彊幹爲之令長庶其有濟調侯臨海以去侯瀕行言曰吾之於東鄉也蠹蠹雖去而良善未旌又欲立一二疇畝以爲庠序作人之助而亦莫之遂也吾忸焉會有什金獎侯者侯即留金於學曰以此爲學田倡已而虛窗林侯湘崖唐侯相繼捐金如蔡侯買田若干畝諸生輩言於學博姚君玠宋君經邑吳君學會曰學田之立蔡倡始之功不可忘盍相與金而石之以徵其成於他日三君曰諸生言是也抑學校禮誼所從出宜得知學君子一言使諸生聞言而興焉以無忘蔡侯加育之意乃使來請良傳非知學者也而有志焉請誦其所聞而諸君子詳擇其中易之頤曰養賢以

及萬民又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士必能自養居則鵠立出則
鵬舉以及萬民而弘康濟保人之畧是惟蔡侯加育之意不
然身縫掖而心僮駟辟之於田將薦藜弗力而荆棘用長何
以阜嘉種而粒烝民嗟爾諸士懋戒哉蔡侯名結嘉靖癸丑
進士林侯名大章新會人唐侯名士達臨桂人嘉靖癸丑春
三月記

田公堤記

吳國倫

頃余重遊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循紫陽堤入舟所遇行
者於途漁者於河頌其郡守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踰歲
南康諸生嘗及余門者數十輩束書以黃生裳來為田公堤
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
宮處得善地而賢才相繼登用士人人德之其為堤則又為

郡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
江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載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揚瀾左蠡
懸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
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為郡守大治堤以障
之至今號紫陽堤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
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
所不堤狂瀾將齧我城址城址一受齧則附城而廬者其治
乎據城而宮者其塗乎夫有司避忌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
智也顧瘠土灾年驟興大役重為士民困亦不得為仁西顧
紫陽堤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吾其圖之矣按元
晦治堤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
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

神依人而行將卜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祓元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羨數百金奏記兩臺諸監司僉議以行於是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爲長堤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撤軒蓋減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堤成堅若壘壁險若天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安堵舟者鱗集無復昏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元晦先生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曾同亨

吉水儒學初自宋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百步而近其始故東面慶元中主簿李恕已謀於邑人改而南向今學宮是也國初因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甲宇內名流碩輔勲庸節槩照耀史冊者相望而起可謂最盛嘉靖甲寅有司以科第偶間頗采諸博士弟子議盡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弘敞軒豁巽峰前聳如奔龍躍馬爲一時規畫蓋視舊改觀矣顧未幾長吏遽遷代去其於易朽作新之事未之及也後二十年萬曆乙亥楚黃涵齋江侯來爲令始至祇謁文廟謂櫺星門卑且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詘不果又二年歲值大登乃斥贖鍰之羨檄少尹漳浦許君貞鼎建如式而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左右兩廡啓聖名宦鄉賢孝子諸祠亭下至廢庫庖溜齋廬公署凡棟宇榱桷覆瓦級甃腐黑撓折者以次

繕完既又用形家言改文盛橋東徑路使循橋而南復折左
由經濟坊入以合於孔道又爲增高宮牆西徧窪地凡若干
丈而學之制至是始大備復以諸生講業其中廩餼不時無
以明受餐之義更膳以學田若干畝而士之貧甚不能舉婚
葬者歲捐其贏優助有差於是文學西安黃君韶偕其僚鍾
祥毛君炳謂侯茲舉有功德於章縫甚盛宜有言以詔來者
予惟有司之於學拓其湫隘致其崇峻飭其漫漶所以嘉惠
此邦之士者其勤可謂至矣凡役夫若干工費若干侯名沛
然楚黃岡人隆慶辛未進士爲政篤於愛民而嚴於繩下赫
然負神明之譽人故樂爲之役凡有工作其費省而事易集
類如此

白鷺書院二程先生祠記

由秦漢以來士汨沒於訓詁浸淫於佛老沈酣於功利詞章
之習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者千四百餘年有宋諸大儒先
後輩出慨然以繼往開來爲任相與究晰性命之奧以纘承
道統自是譚名理者代有其人然或駁而不純或偏而不該
者有之明道伊川兩先生崛起聖遠言湮之後師傳心晤獨
得其宗所著定性書易傳並發前聖未究之蘊其爲言粹然
至正廓然至公無復不純不該之弊故學者信若著蔡尊若
神明使志於希聖者咸有所恃以折衷蓋其學直溯子輿氏
以上接洙泗之傳非後儒可企及伊川所謂孟軻沒千載無
真儒此其歸重明道與當仁不讓之意居然可見嗚呼盛矣
二先生常侍太中公來尉吾吉因受濂溪學於南安轍迹所
至流風餘韻往往而在曩有司嘗建祠祀二先生附以郡之

從事理學者號六君祠用慰郡人仰止之思後三百餘年陽明王先生起遷謫令廬陵至撫虔中郡人士親受業其門者尤衆於是郡城復有陽明祠最後再祠於青原而所謂六君子祠者歲久圯不復葺今郡大夫楚黃汪公自禮曹郎臨莅茲土攷故問俗喟然歎曰吉理學之盛實由二先生過化始顧陽明兩祠並峙而二先生祠廢不復舉者何豈其以久近之故異視歟請於當道移白鷺書院於故址祀二先生其中而以舊祀六君子祠者益以近代文毅文莊兩羅公配享其側祠成間遣諸生周廷旦劉伯瀚等屬不佞爲之記

袁州袁先生祠記

申時行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

而求之於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圯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於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撫然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而祠成徵予言爲記且曰是公故志也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茲土旣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

不改乃表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更以名山充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塵塵炙雞絮酒遠酌故人一事為可稱由此以談士君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然而孺子不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高士故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為孺子固予之不能為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即余欲舉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即其故山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為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五楹為講

堂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為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君啓孫餘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皆得並書

袁州府題名記

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得為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天子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十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戶一境之內齒類林立守得而存亡休戚之掾吏鱗比守得而臧否廢置之闔郡之喜懼繫其解頰感額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復有材賢者受命

於天子而爲之佐而守之於佐或心誠相知道誠相和有謀
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於守亦將志得意附畢
智盡力以攄發其材之所能爲而輔其守之所不逮於是郡
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爲守
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爲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
睢而無忌視其佐蔑如也而爲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濶
疏其禮節不能相下心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
是直守陵其佐佐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耳嗚呼此豈國家
張官置吏之意哉袁州江右一大郡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
楚之敝風其民固號難治會天子明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
佐皆精擇而器使之一時良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寅
實同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諫臣先後戾止

於袁旣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袁自明興以來吏於
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相
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予爲記予以爲郡縣之
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於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
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於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
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
今天子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僇工者膺不次之賞庸違者蒙
不測之誅有司羣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法尤謹
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某守而不賢某
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獲辜俯仰左右克永觀省期在
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牖佩韋弦之意歟且諸君固
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時仕同寮乃復政同舉志同趣不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八
忘前事之鑑以垂後世之則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表也大矣繼是而吏茲土者尚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耀然而慕倣者乎是碑其可以傳已茲刻也知府自朱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同知自孫養浩郭銘而下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琇林暄而下若干人推官自陳谷表陳全而下若干人名氏資歷具載其下若表之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著云

夕佳樓記

陳文燭

夕佳樓與滕王閣並峙在章江門北云扁為嘉靖間撫臺何公遷書樓日荒圯萬曆丁亥南昌守范君涑檄南昌何令選新建余令夢鯉修之守道龔公嘉歎此良有司之事也三月望日召余同右伯宋公登焉古人修禊事宴桃李卜乎春暮

沉登樓乎乃巡城而西並輿至樓下解帶憑欄西山當面岡巒如洗章江之水繞城隅而洄日將蒙谷碧波蕩漾極浦幽岫閃閃作五色光已而下樓過北城登德勝門白沙長里許高數十丈如沙城青林翠竹一望無際郭內萬家比屋連甍最高者紫薇樓也兩公言江自南贛西繞鳳皇洲北逾楊子洲望匡廬而注於湖河自撫建過廣潤門南會於江諸水合流融結而城茲土信美矣謂余陳仲舉之高風韋丹之遺愛王子安之弘詞張雷之博物王伯安之樹勛孫許之忠烈皆與江山不朽登覽者以人異乎已而還樓日西匿矣烟雲倏起蒼芒莫辨風帆過者千計影落酒鐙已而薄暮遠火漁燈乍明乍滅栖鳥投林嚶嚶和鳴少焉月出太宇如鏡絕無纖塵宋公言西湖月夕惟處士放鶴亭佳龔公言桐江月夕惟

子陵釣臺佳余謂鄱湖月夕惟石鐘山佳高皇帝文謨武烈在焉烏奕千古遠邁漢宋中天大明登覽者以代異乎已而月漸近人去燈移席就月飲焉蛛網挂檐沈鯉躍水風響濤聲遠樹如落村墟夜春與疎鐘相間賓主渾忘茲夕誠佳矣兩公言中原多故水旱頻仍如登覽何余謂天心仁愛明主宵旰吾儕果杞人憂乎歸而漏下三鼓越三日有司以旱禱雨雨三日豐注操筆記之或可釋登樓之感也

復洞田記

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僞學詔毀書院江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巋然獨存蓋魯殿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與睢陽石鼓嶽麓並雄宇內昭代益重之洞田計二千三百餘畝議濟邊得價肆百肆拾餘兩留備祀典者僅三百畝士

解散去存空名也萬曆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肆百貳拾貳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一千一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公御史益都朱公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倉直糶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巡道顧公雲程贊而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學使公屬余言以傳永久陳公嘆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於復而孟氏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干祿如師聚斂如求短喪如予是頻而厲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僞學而無其實與焚詩書毀鄉校者等耳烏得而禁之願學者勿入於僞而使

人竊禁之之名是吾道之興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饒於貞珉告後之造士者是年正學
書院田亦復而學使公爲記樹南昌府萬曆丁亥夏日

遺愛祠記

萬國欽

范公爲南昌郡五年轉省憲丞期年及其去也諸父老遮道
擁檐帷如孺子脫父母之懷依依不能捨相從數百里外旣
去則諸父老仰而思俯而涕如孺子之慕父母心懸懸千里
外思而不已則相與族而謀肖主置祠尸而祝焉如孺子之
奉其父母愀然見顏色於俎豆几席間嗟嗟是遵何德而致
此哉方公之初下車也賢勞焦思計旦夕出民湯火夜繼燭
而晨戴星文無害抱牘案程督不休居有閒神氣盡耗閉閣
而卧者連月蓋幾於以死勤事者諸叅皇皇號呼禱祠齋宮

請以千夫代乃霍然起明歲大侵埜土盡赤人不飽糠食啖
草木百卉根節原垆一空行旅多僵仆道間父子夫婦悲鳴
相弔執手訣別逃處所公泣然曰吾爲若父母吾不能生若
何以生爲盡力籌計請於臺憲監司發官庾儲糈可支者冠
帶坐塵中省視窮瘠佔不盈縮名稱所須郭以內郊以外增
竈設粥病則有藥斃則有瘞其川原阻遠不能遺業轉餉者
必躬爲稅駕出入蓬藿波濤中同齊民緩急飢飽勅斷一切
侵冒再逾年又饑三逾年又饑公救護我郡人也益加於初
無幾微厭怠意所存活數十萬家至如義倉之舉也河禁之
弛也圩堤之修也積骸之掩也城池之濬也津梁之通也種
植之興也繇役之省也驛遞之裁也其存心於愛人也若是
去之故以坐明職掌而忤兩臺其重於在官而輕於去官也

又若是然則諸疇之祠之也豈不宜哉雖然公之理郡也歉然以爲未足其秉憲也歉然以爲未盡旣以爲未足爲未盡則計其實又避其名固非有期於此也非有期於此而郡之人尸而祝之何也子思子曰至誠如神今公以其貫金石乎豚魚者而御郡之人郡之人亦以其金石之貫豚魚之孚者而上通乎公誠則聰明正直能自神也且公之精誠以郡之人爲命以郡之人爲命而郡之人亦倚公爲身爲命即去郡也何嘗遺郡之人呼吸喘息猶然通焉好樂憂患猶然通焉吾郡之人爲禦灾捍患之禱當禱無不應此非公之神之爲乎故曰誠則一一則天天則神言誠一之驗也感不知其所感應不知其所應則謂之神惟神之也是爲德之盛也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公名涑徽之休寧人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八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九

藝文 記十七

明

重建新昌縣儒學記

張位

成化間新昌學址遷今鳳皇之臺陽地勢帶長流而抱層巒
毓秀鍾靈人文彬彬稱盛矣年來興廢靡常迄萬曆丁亥殿
折堂敬議更新之邑侯盛計費上督學沈公言於撫按莊公
朱公僉報可會以艱往戊子玉峰宋侯至郡守章君特出勅
曰資政在教學且敝安所語振教興理汝其急治無讓侯受
命唯唯於是約已恤民抑強拊弱未朞月而政平人孚遂筮
日鳩工以時值大侵猶不忍峻督先殿廡次堂齋次櫺星門
餘以漸舉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有大費

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擾也乃今維廟翼翼維堂噲噲維門
將將維齋廡穆穆名宦鄉賢祠及青雲樓舉拱拱然規制鬼
峩丹漆照耀鳳臺若增而采桂嶺若增而秀釋奠觀禮者環
橋左右聽講者環序士習民俗頓然改觀蓋作新有機丕變
甚效人文較昔益盛已夫再振之澤必新不朽之功必紀屬
予以文予曰人才與教推遷風俗以化移易昔者文翁治蜀
稱循良最以興教也宋侯其新之文翁乎而疾徐中節先後
以時私不損民公不費帑是不可不書矣夫學校士之肆也
師以孔子示正鵠也揭以明倫示穀率也孔子大聖猶以子
臣弟友之道爲歎則聖人之穀率可想已學聖人者不在夫
子宮牆而在敕叙天倫有如徒誦說之則固非侯之所以望
諸生者其念之哉閱昔遷學碑建明倫堂之右後有豎者惟

循舊修飭今改故而鼎新之規制巋然獨洪也勒銘堂左用
昭功德與始遷者並右則創始左則更新百餘歲來若相待
然以是記侯之功允乎宜矣宋侯名堯化世爲通州人治行
卓異概難殫述而修學作人尤其大者云

白鹿洞重修廟學記

田使君之爲南康也以清德醇學擅譽大江之右地僻事簡
才無所於展乃自嘆曰郡即斗大踞匡廬而縮彭蠡足稱要
區且白鹿洞先賢過化地暇得與二三子容與林壑商確名
理是吾志也乃捐俸新宮牆改學門建甬道易創忠節祠修
葺號舍及鹿鳴諸亭吉月必率僚采躬詣釋奠倡率而鼓舞
之博士弟子員感公實意喁喁嚮風顧學宮舍宇頽敝廟貌
不肅恒歎時詘胡能舉羸由是直指使錢塘陳公發官錢若

千金爲修葺費乃以其年興役某時落成值督學使嘉興朱先生來朱海內名師也拳拳以興教造士爲念行部來斯先檄誨語迪勵諸生復爲講章闡明性命修道之旨多所獨得誦之者具有省悟旣命博士卿領洞教又從豫章范府君薦延請布衣章君來主講席取諸郡俊髦士有志者會聚其中聲應氣求欣然嚮往名山勝地林巒草樹蔚然一時生色焉田侯與余年家夙契由是命某生致詞屬余言以紀其事憶余諸生時會從天台王敬所先生來遊洞中山翠透窗流雲遶戶詠歌絃誦心夢皆清汨沒塵網三十餘年思一再詣無由今茲地也朱先生倡之田侯主之博士卿君領袖提醒其間精神感動朋來聚樂山增高而水增深矣慨自政教廢而後師道立學校頽而後書院興居斯遊斯儻不爲性命真切惟其人焉故記

新建縣題名記

新建與南昌附省分東西治南昌介東南無山川之險一望平原廣土新建介西北帶章江直濱彭蠡西山崇巒疊嶽與瑞州南康奉新諸郡邑犬牙接壤菁藪荏苒符出沒逋逃南昌絃誦比屋簪紳聚廬地隘齒稠少壯散之四方然文縟而剖煩新建五里不一族十里不一士其民攻苦力作死徙無出鄉尚介而樸未雕此二邑風土大較也夫言邑於今之日難矣言邑於會省之地尤難之難者無論謁見送迎之疲於奔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三
走也徵發取給之瘁於措辦也稅牒爰書之眩於糾紛也竿牘造請之困於旁午也兩臺藩臬郡守儼然臨之分道諸司列郡長貳行李之往來不時耳目之旁察非一中間意見勢難盡諧輪蹄交集周旋或未徧斯口吻雌黃巧射暗中百里九十垂成而敗者多嗚呼艱哉故山邑之歲郡邑之月也郡邑之月省邑之日也謂宜於繁簡勞佚當薦擢時稍劑量為平尚未有舉而行者蓋余素處闕闕得之允真也新建創設自吳而陳代有沿革明興循宋制邑名未改余侯以八閩茂才來試於茲暇搜往仕諸君子不少概見則嘆曰前事後事之師也觀人審己之鑒也鸞鳳鷹鷂異代同棲何惜西山一片石卒令泯泯無徵由是肇自某年某迄萬曆某年凡得若干人饒諸碑而謁余為記余惟士君子之馳騫於名也有二

有振譽於一時者有垂聞於不朽者操趣殊而品行異也一時之名道在獲上不朽之名道在得民獲上則聲望易騰而徵擢較速瑣闥赫奕廡冠巍峩若將掇之不然者亦畫省翺翔尊官腆仕之坐致由此其梯天下攘攘率褰裳而就之矣獲民則悶悶無奇日不足而歲有餘居則德去則思在朝廷則咸望其尊榮處鄉里則爭問其安否以及其子孫何若沒則尸祝而俎豆之世世不忘之人也之德也百年屈指凡幾何哉蓋世之隆也上之采名與下符故吏治核世之衰也上之責實與下異故吏治虛由是縮墨綬者心力不在閭閻而在伺候承奉之際精神不在民瘼而在長安輦轂之間寧惟習俗漸靡使然毋亦上之人之所為倡者不在此而在彼故也竊又聞之論治識體顧名思義治忽所關孰鉅於斯牧養

之義心乎愛者也譙訶撻責總成其慈儻以摘發稱明震聳
獎幹烏在其爲民父母不將名與實左耶逮至登獻納而好
條政款是代六官之庖也坐法臺而日頒約束是掣有司之
肘也苟不正體統而責名實滔滔日趨孰與挽之故稽宰牧
令尹之臣可以觀世矣茲名之紀也俾它日指之曰某也在
任而爲真父母擢去而爲真臺諫寧不姓名之光琬琰之重
哉比者饑饉薦臻余侯焦勞拯濟所賴全活甚衆詩曰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觀侯今日之政而卜它日立朝之業諒克副
乎其名而夙夜終永譽矣余并嘉之因特記以俟

重修王文成公祠記

虔州王文成公祠舊創鬱孤臺後徙軍器局之左萬曆己卯
當國者奏毀天下書院是祠因廢幸賴天子明聖尋詔復書

院諸祠丙戌秋兵憲徐公請於開府秦公議葺新之踰年畢
工規制宏麗廟貌如故士民仰瞻靡不欣喜乃走書屬記於
余余惟文成公鴻勳正學文武爲憲昭代名臣罕儷顧其功
在江右最茂迄今父老能誦之學在江右最著迄今縉紳先
生尚習而傳之虔州實公息馬論道過化最久之地精神注
焉君子曰是役也寧惟風教所關仰承上意崇報先賢慰答
民心一舉而數善備矣余昔濫竽石渠習先朝故事見嘉靖
初議公封爵併其學排之不勝沮尼報罷隆慶間公功始明
而頒爵之典方定萬曆間公學始明而從祀之議方成蓋初
而疑旣而疑信半又旣而翕然歸於一甚哉事久論定之不
易也竊謂公功之鉅而顯者毋若擒叛王公學之自信而揭
以傳授者毋若致良知當武廟末年國儲未建人情洶洶叛

王冒賢名稱義兵且恃貂豎內援中外觀望公奮不顧禍名
之爲賊與之抗而卒殲其師是在倡之之難聖學薰蕪世儒
溺訓詁詞章之習否則硜硜自守又墮形器而昧本源儒幾
腐矣公獨高視千古超見妙悟排衆論而標剖聖宗至今東
南半壁天下人興反本之思亦在倡之之難也嗟乎媿阿利
便首鼠保軀拘泥見聞者率沈淪錮蔽莫克自拔天生豪傑
起而振之功大冒謗識高負非固其宜矣顧公平生之志無
非孔氏家法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又曰可與立未
可與權是必力行方始近仁而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夫以上
聖之資三十而立至五十知天七十從心而不踰矩顏曾親
受其傳四勿三省兢兢請事師說未敢輒談天而及化聖門
之重於貞教固如此夫所貴於權者不離經也貴於悟者不

離修也是以繩墨有不必拘而終不可踰功力有不必用而
終不可放夫何趨權變者拂經常薄慎修而捷徑於頓悟遂
執伊尹之就桀病伯夷之恥周右陸氏德性之尊左朱子學
問之道決防裂幅競影逐聲由是說鈴繁而欺德日多矣規
矩彀率僇羿所不能外也彼泥焉而無得於意紛紛賤工有
師匠者出示之曰是在巧悟何如奚必盡泥聞者不察遂併
廢規矩彀率不用大非師匠意也始也公病天下之拘攣舊
見不憚出身而振其頽詎知論議日新貿貿焉莫知所之天
下更爲公病抑豈公設教初意哉今欲私淑之士無倍於公
指將奈何曰聖人之行不同學無二也亦惟外潔內真而已
潔則無行不與真則積久自明迹公少用擊奸投荒萬里困
衡大覺生平矚然利祿不入於心所謂潔與真者非耶是方

能用權而悟皆實際善學者何莫舍是而從事於斯也余生也晚未及遊公門又膚陋廢學胡能窺大道一斑漫言就正用復問記之意遂不自知其僭踰焉必如是而舉之天下後世謂公者斯無遺論矣徐公名用檢蘭谿人蓋素講良知之學而有得者

修滕王閣記

大中丞王公撫治江右之明年暇嘗登豫章城西滕王閣則見楹礎敝圯堦除湫隘無以稱瑰瑋絕特之觀乃與巡臺暨藩臬諸公謀爰命有司葺而新之費取贖鍰市材募役毋損公賦毋煩私家閣前增築靈臺環繚石欄上構飛欄陽榭以便遠眺宏敞軒豁煌煌乎稱壯麗矣時維九月公開譙落成之藩伯邯鄲張公安陸楊公憲使南克王公濟寧郭公屬余

記其事竊惟茲閣肇建自唐永徽迄今且千年跡其遷徙興廢之由固可以考其人論其世也勝槩名區古今不改第所遭遘時為難耳大江以西故一大都會也南通甌粵北控江淮東連吳越西接衡楚地當江南之中四方無故則與列省共享其安封疆所轄城邑碁布嶺北為源九江為委湖東湖西分道而治而洪又當十三郡之中也四郊無故則與列郡共蒙其福夫時者上之所為也至一方苦樂是在司牧者自為之耳江右於元季為干戈用武之區昔我高皇帝龍奮江右率舟師破僞漢兵數十萬於鄱湖駐蹕章江飲至斯閣削平僭亂用以貽萬世安二百年來治明化洽山增高而水增深今天子嘉惠元元計安宇內胡越一家烟火萬里大江南北宵柝不驚太平極盛之象千載一時臺憲屏翰諸臣宦遊

茲土得以旬宣餘暇優游樂此尚亦有愉快哉竊觀治平之際未易居也其有希蹤卧理品竄倖安挂笏看山飲醇需代是逸豫妨政者之為茲亡論已至其懲惕驚奇喜為名績束溼薪而攪烹鮮拘攣剋核索無遺味是又無寧晏安者雅存不用之用也夫樂心感則舉目成歡憂心感斯觸途興慨比人情大致故同臨一景也智量相懸而賞適者殊趣矣羣公登斯閣也長安日下油然起江湖之思閭閻撲地惕然動省觀之念檻外長江足占早潦山原盈視可驗民功上路驂駢儻勝友之益乎迷津舸艦其商旅之通乎撫陳蕃之榻把彭澤之罇弔古懷今寧無幽逸之當訪乎蓋政理所裨茲焉是賴奚翅游觀之適觴咏之藉而已哉嗟乎江山風物千古如新異時歌舞宴遊之蹤盡與寒烟衰草相為湮沒獨其功澤

及人文章耀世令人徘徊徙倚有餘慕焉則人世所為不朽而存者可念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又曰勿剪勿拜召伯所說甘棠一物耳愛其人則思其常憩且說也相與依依惜之一時羣公固海內名流恐去此羽儀天朝不遠矣他日茲閣藉之為重也無若甘棠乎余邦人也身際太平幸托帡幪之庇樂觀勝事且以慶山川之有遭也遂不辭記之若其形勝景物之詳則有前人名筆在

會昌縣重建儒學記

郭子章

六經言學莫先於說命說命曰念始終典於學夫說命商書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自夏已然微獨商也小學大學其來久矣顧造士之區名學士之所自造亦名學學記七年論學取友孔子十五志學則

士所以學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代之學皆以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德明倫異其明一也親民親異其親一也上舍是無以造士士舍是無以自造其學一也我明建置郡縣縣名縣學郡名府學兩京設國子監名國學兩京設提學御史省設提學憲使降敕諭厲功令所以訓士者摯矣贛州會昌縣置於宋太平興國中建儒學於縣西北隅元至正中火知府常方壺修建明洪武戊申知縣張桂徙建壬申火永樂癸未知縣王文孜重建成化壬辰知縣梁潛購千戶白瓊故宅易城隍廟地拓之嘉靖癸未邑人國子生賴元改建至於今液滿軸解牆傾城夷矣萬曆癸丑如臯冒侯來莅任乙卯始議重建而時訕舉羸計無復之乃清白雲寺田嚴驅姦佃猾僧用什之三存善果於緇流用什之七

廓鼎新於黌序經營於乙卯陽月訖工於丙辰至月中廟先師前門櫺星左祀名宦右祀鄉賢特祠啓聖廟後爲敬一亭尊經閣左進德齋右修業齋公廨講堂饌館號房肄業有舍習射有圃大約費金錢九百貲楹榑萬餘植餼廩千餘石上不請公帑下不煩里旅數十載荒屋冷舍一新而落之侯之功於是爲鉅矣工旣竣乃介余門人曾廣文希范等謁余請記侯以考績道白下躬詣山中趣之余惟學之設士之羅也昌學自宋至今凡七建宋得進士二薦辟一明得鄉舉二何寥寥乎所欲甚奢所獲竟薄將風氣使然乎夫風氣何常之有道隆則隆道污則污泰伯仲雍以傳國故逃荆蠻削髮文身裸飾混俗何陋也其後季札起毘陵言偃起吳而姑蘇遂爲具區漢元封間天子以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徙其民江

淮間其地鞠爲蒲葦隋始建縣縣名蒲中至唐黃滔秦系輩
出宋朱李名儒疊出而蒲中遂埒鄒魯昌州即瘠薄猶有尹
唐喻李四君爲之前茅視荆蠻蒲葦何啻千里荆可蘇莆可
興又惡知昌州異日者不爲蘇爲興也故風氣未可泥也即
以昌之風氣論余讀史齊世祖蹟在宋爲贛令以子勛之難
避揭陽山中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石
佛側忽生一樹若華蓋青翠扶踈世祖由此起義卒踐帝位
至今名蕭帝巖余自昌入潮往來巖中徘徊不忍去昌之風
氣蔚爲雲龍騰爲風虎又惡知昌士異日者不雕龍不繡虎
乃終伏一雌耶余所慮者不在風氣而在師友季子觀樂於
周言子尋師於魯然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唐建中初常袞
入閩設鄉校親講導而後閩之人才與中州比故師友者學

之模範士之礎礎也冒侯以文章飭吏治昌之常袞業已在
吾境中惟之周之魯以觀上國之光親洙泗之教是在諸生
宋得瓚得猷而昌之名立明得圭得璋而昌之士顯庶幾不
負冒侯重建學之意若明德新民明倫親民之說諸生童而
聞之白首而習之余無容諄諄矣

浣溪五祠祭田記

古者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
敬也下而卿大夫有圭田以祀其先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
祭田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吾宗自唐中丞祖以來食指幾
萬人分處萬安泰和之埜相距四十里每小宗有祠祠有田
以供祭享具薌蕝微靈承於先人毋敢後時不舉若浣溪五
祠祭田今叔喜始益拓之五祠者何祀始祖興宗分祖季實

高祖定軒曾祖傳巖祖大川也五祠之子孫夥矣何喜以一人田喜儒且貧矣何能以一人田嗟乎此喜所以爲孝也喜父崇簡性倣儻高譚濶武急人旣難解其紛糾不屑屑什一之業家用旁落母張孺人少宗伯衡姪女也申禮靜志課子詩書喜由是勵力於學丙夜不休歇顧牛衣蝸廬亡以佐饗膳出爲鄉塾師藉菽藜怡二尊人年廿九又爲文江人師父塲哭痛殮葬一繩於家禮服竟始以母命娶李氏亡幾何李塲喜年三十七矣自以母耄且嫠婦死亡依不忍其塊處也辭文江弟子又爲鄉塾師母子啣啣昕夕不離八年所而母又塲喜合葬母於父遷妻李祔焉服竟乃曰老母在喜身不敢遠遊今得脫然馳四方矣遂之潯陽爲潯陽人師五年來歸曰吾年五十有五不幸罹痿疾非淳華莫起吾已矣恐去

墳墓填他鄉溝壑又爲鄉塾師會計前後所得贄儀共六十金或曰君未耄貯而息之與時轉貨可高訾喜曰吾勿貫市或曰君未有息營數畝將自老焉喜曰吾力弗任耕天譴不孝靡似靡續異日者夏初秋嘗將屬之誰乃捐金市田若干畝助五祠祭立父母主於席側族人憐而允之喜曰未也族憐而允我者寧石人乎聞之郡縣聞之直指郡公公異而旌其孝今邑侯王公復上之觀察公批鐫碑於祠以永孝思喜曰未也石不可泐乎吾聞之不朽者德其次莫如言文獻不足夏殷亡徵吾將句言有道勒之貞珉是先人無祭而有祭喜無子而有子也於是族伯博士修業先生爲具仁孝永念疏聞之家大人人家大人命子章記之嗟哉先王孝敬之教不明於世士大夫愛存慙著之忱不展於宗公賓朋殷勤高會

倡樂挾膳提醪不辭千金而經祠世室窮年不得一商賍之
饗其貧而無賴者斬丘木鬻祭器市祀田以衣食其身而褻
越其祖叔喜愛父母而豐廟享藉祖宗以存親祀其為謀勤
且摯矣語曰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草水出神魚而喜至
痿其體弗克舉子何也彼所以為子者大也羊舌之鬼餒矣
而叔向之賢存中郎之女胡矣而華顛之文存道生弗生之
既慘矣而信國之列存所存即子也而況喜以孝存乎夫
孝也者施之後世無朝夕者也

濬治東湖記

劉一焜

郡城之浸曰東西湖蓋自漢太守張躬宋太守蔡廓為之經
始至唐武陽郡公韋公丹者拜洪州觀察使其治為元和循
吏第一是時吾郡之民竹而居者茅而茨者潦甚則虞墊燬

甚則虞火顛連轉徙而無固志公至教民范土為陶因山庀
材始變竹居茅茨之俗為瓦屋萬八千餘間疏東西湖以注
江開一門以蕩滌污壅為堤徑五尺長十二里以謹暴漲於
是吾郡康居良食而人文興自嶺以北彭蠡以南聲名文物
居然一都會矣國朝胡若思氏作吾郡功德碑稱許韋兩公
蓋旌陽神而施於政其粲然日可見者皆康功田功之實武
陽政而幾於神其穆然深慮於人所不及知者皆陰愆陽伏
之先微兩公吾郡其魚乎武陽之後東西湖之治代有作者
而予耳目睹記則新安范公以歲之侵民有餘於力不足於
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能修武陽之業以
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饑久之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
尋尺以自附益編籬葺圃隱湖額以為常即清丈之令下而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九
吏益擾民僞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程一輸將作二隸郡以故當事急在課而緩在民每歲冬則竭流而漁澤若焦矣而沿湖之所棄餘率皆湖受之故源壅而委涸湖額日縮不可致詰霖雨暴漲至不能泄兩學宮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眚災應方數十里九礫相望向所謂潦則虞墊燬則虞火復如武陽時矣歲丙午莆田盧公來守吾郡郡中城郭溝涂先正之所勞作勤施以遺吾民者靡不釐然舉矣至是復因博士之請條湖政七事上之兩臺報可而公身率長吏巡行相度鳩役受直程能覈工而伐石繚以爲周堤寬隱額之過於前示畫一之政於後且也濬深以實岸增高以受淤物不棄於近力不疲於遠事半而功倍矣復慮竭澤貽民之災害爲之多方節縮郡蠲費七十餘金兩邑各改編二十餘金以

抵將作之課申禁請佃以杜方來戊申公晉副觀察使而堤成堤長五百五十四丈有奇濬治稱是橋西立梅子真祠與蘇徐兩亭歧峙而三於是兩學宮之前其平如砥其環如璧淵然澹然蓄而不溢注而不闕已酉得雋者稱盛災眚不作蓋其響應如此郡中嘉成事將刻石志遠而徵詞不佞夫不佞蓋受屢湖上者竊以爲武陽之精神與吾郡相終始即一湖之沿革由之則成不由之則圯其來久矣而當事者不求其所自始豈不惑哉夫官不知湖之利而後以矢魚爲利民不知湖之利而後以隱額爲利之二者其蔽一也公爲吾郡深計長畫告以弭菑詔以譽髦務其遠者大者而使後之官民盡舍其近者小者先勞之慮施及奕世即武陽可作何以加諸易有之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故益

之初曰大作五曰惠心惠德此益之實說之符也公業以大
作勤吾民而民以惠心惠德相與謳歌頌禱刻石以寄其無
疆之說後有徵功德者胡氏之碑又何讓焉不佞素不嫻於
詞惟是習知湖政喜其功之成且永也故次第其本末而書
之

楊忠愍祠記

劉曰寧

忠愍祠者祠故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豐城大路里人
公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爲御史劾奏石亨
曹吉祥論戎亨吉祥誅徙瑄視海道堤決海鹽民患之公曰
瑄不死鐵嶺幸而死此予其以身爲壁馬耶遂赴海會有大
木起水上乘之不死頃之堤成賜祠海鹽縣源初爲太僕主
簿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候正德初諸宦者用事瑾最幸

久之典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誼得以職事諫
春秋謹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
子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霧十日公復上
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叩心泣血之忠
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死以聞瑾
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多行無忌益務爲羅織於是黨人
議起而少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免歸
杖艾璞戴銑薄彥徽李夢陽崔濬王守仁姚祥張偉徙戍有
差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
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
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匿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曰監候乃
亦欲爲忠臣耶械之肅州及河陽創甚死妻皮氏斬蘆荻葬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一
公古城瑾誅御史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道路蘆荻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如源者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某年河決古城墓廢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僉事某議葬公衣冠驛東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請賜源謚祠春秋制曰忠愍其令有司奉祠祀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閑散吏耶位卑罪言高計免者辭與事去乃又曰不在其位禍也夫夫獨不曰致身者忠耶奚言官哉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候非毅皇帝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即身歿且然耶資格業以限人不收效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然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者鄙將何解於忠愍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

矣長沙謚芳字壽死劉忠宣戍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

豫章祠記

江以東

省會故有豫章書院先巡撫中丞洋山凌公勅延學士大夫講學其中中為祠祀豫章羅仲素先生而下凡十有二人皆鄉之先賢名儒能輔翼斯道者閱數年印川潘公實繼二公既勤撫治覃思往哲謂不能無遺也因舉素所景行若宗伯歐陽文莊公德司成鄒文康公守益翰林羅公洪先都諫魏公良弼咸名賢繼起並持道軌而追芳仲素諸先生者宜並得祀乃檄南昌守王三錫諏吉奉主於祠而徵文於以東俾篆之石識無斃時公以少司寇召隨晉御史大夫司空總理河道行矣以東揣無能為役顧無所容諉也重惟四先生與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仲素先後輔翼吾道而公之尊崇表勵之意要不可無述焉
夫道不宗自洙泗乎千數百年間在宋則濂洛關閩續其絕
在我明則紹興振其微乃豪挺傑特之士或勵之節義或炳
之文章於江省非不彬彬相望而顧鮮有主盟立幟者論者
蓋或左之噫豈知考亭之傳淵源仲素而豫章一派固濂洛
關閩所以引如綫之緒者繫不謂重功不謂鉅乎方紹興倡
爲致良知之教也實本考亭晚年契悟之旨其言直指本體
明白簡切天下驟而聞之駭顧愕視而莫之敢信時惟歐公
鄒公魏公奮然徒步往從之遊研精殫思窮探闡奧而各極
其自得之趣以廣其傳而究其用羅公雖不及門然涵養之
純造詣之粹出處進退始終於道則興起於所聞而諸君子
相與切磋之功不可誣也尼父師乎識大子與私淑諸人世

無考亭者出則亦已矣如有考亭者出四先生之所以俟將
來者非仲素其徒乎雖然道在天下如日揭中天今非不家
孔孟戶程朱矣卒由斯道之難者何哉科舉之學功利之習
爲之機阱也今觀四先生者通籍致身非能越科目也服官
任職非能外勲名也而道無負於聖賢者豈非人顧所志何
如哉故志義理則科舉一義理矣志道德則功利一道德矣
何者彼其有以充養於心而渾完吾性之本體則雖假飾夫
雉羔規績於竹帛要莫非性真之運用道誠存而旨明切此
所謂人師之致不朽之宗也若迂而視之姑且卑焉日以競
葩闢靡銜功矜能附影和聲隨俗雅化揚揚焉快爲得志譬
膠舟葦檝而汎稽天之浸其於淪沒均耳詎不足悲哉雖然
知所志矣而實踐爲難苟徒得其言資口耳以誑惑斯世而

不保其終甚至以身爲羣誹衆嫉之的而因使其學爲世大禁斯又吾道之蠹也已嗚呼公之所以祀四先生之意其尚有外於斯乎若是則匪直可爲江省風矣

重修金川書院記

姚翼

金川書院者學使空同李公檄淦尹黎公總創建以祀故中丞練公子寧之所也其地在邑治東北二里前爲門二重各三楹門之內爲堂以妥公之神堂之後爲後堂李公扁其門以今名扁其後堂曰浩然公淦之東山人遺址尚在而善政鄉有地曰三洲者亦稱練氏宅蓋公別業也三洲故亦淦土嘉靖間析淦六鄉爲峽江縣三洲遂屬於峽故峽請於當路建公祠淦人士以公本世居東山之麓其遇難也東山人以公黨坐戍者至數十百而三洲無一逮者左驗甚明峽不得

詭言以自附峽人請不已當路者嘉其好德之意許並祠焉書院之建在正德間歷歲既久棟宇傾仆今尹臨川李公樂入供歲事顧而嗟曰此風化之所係也不亟治安用令爲遂計財鳩工擇人專董其役不再踰月巍然煥然不獨祀事克修而往來觀者莫不瞻歎以喜余乃爲之喟然曰公忠於所事主亡身死惟以自盡其心而已無與於人也官斯土者乃從而崇尚之旣建祠以舉祀復因其敝而新之鄉之人士又從而景慕之比何故哉天理之在人心有固然耳空同公在孝宗朝嘗以抗疏逮詔獄臨川公心純而善政它日可勉爲國家良臣而淦縉紳自公後復有淦公禎者義觸逆璫以死則繼今豪傑輩出當未可量惟予綿力薄才濫司風教旣有愧於良有司復有愧於諸人士聊因令君之請推其愧心之

言以自警云

新建定南縣記

殷從儉

贛治以南信豐安遠龍南三邑之間高砂下歷二保與嶺東岑岡接壤皆重巒複嶺盤谷邃峒頑獷之民多負險裂據自相犄角為三巢弘治以來累勦累叛反側不定者非其地去諸邑遠政教有不能及歟嘉靖末年督撫吳堯山公深為此慮一日集議戡定諸峒之策將官曰勦有司曰撫乃並用其謀檄參將蔡汝蘭勦滅下歷知府黃宸撫定高砂岑岡二巢隨議建縣為善後圖而堯山以遷去未遑也隆慶改元之明年張鶴樓公繼總鎮首以此事謀之監司牒下有司議遍召諸父老詢之僉曰三巢向與下泷橫水為聲倚下泷橫水之土非建崇義和平二縣民得至今安乎三巢地若循二縣故

事又何足虞焉有司采所言以陳張公疏其事以請制曰可賜縣名定南縣即龍南高砂下歷橫江三保安遠割大小石伯洪三保信豐割南方上里員魚逕腦及潭慶上保龍頭嶺內坑諸鄉共分為里凡四丁凡六百二十有奇糧凡六百七十石有零適地理之中蓮塘之區創立縣治繕修城垣凡四百三十餘丈公廨學宮舖舍以次舉建約費公料七千八百餘金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凡官吏俸薪馬丁門阜取諸贛興等邑之裁減冗員生儒廩糧齋膳其祭祀鄉飲之費取諸沒官田稅一切徭役取諸龍南信豐二縣之裁革機兵其殘氓散處四方者招復其故土首率其徒聽撫者悉令徙居於郭內其子弟之俊秀者掄而羣之於學又疏濬谿河以通惠潮之商賈越三年夏諸務底緒新民稍輯而余亦以轉秩

行迄今僅歲餘余復承簡命叨總此鎮新民父老率諸子弟稽首轅門具言邑里無復有雞犬盜俊秀之入學者恂恂然若素習經業之儒生余訝而歎曰朝廷政教能化導人之速有若是哉監司大參施君率有司請為之記余思建縣設官非為弭盜安民乎然漢時渤海下里之盜一刺史治之盜息且化卒為善鄉何俟分邑分民而專轄之以一令耶況近日郡縣往往盜發城市又可諉之政教之所不能及耶然則民之理亂亦視有司何如人耳使有司匪其人縣固徒設也此鎮舊多盜窟自陽明議建和平崇義鶴樓議建定南則盜窟盡民屢矣余今日與監司守令詎復有他議哉惟原二公所以建縣之意撫新民而生養之使自樂為渤海之民可也不爾建縣之議不將為民厲者耶余故記之與司民牧者共勗

焉

忠烈祠碑記

呂若愚

隆慶己巳春一月若愚領檄待罪瑞金乃披圖籍考其沿革風俗與夫仕處之賢以時斟酌而師法焉有劉公鵬者登宋元豐二年進士知華亭擢御史朝廷欲相蔡京連章諍之不報京既相首議復王氏學籍元祐黨人鵬諍益力遂出知廣德秩滿召拜諫議大夫鵬以言不行固辭不就出知壽春其子名舉夔以恩補北靖州靖康中金人陷州舉夔不屈被執後以蠟書歸洩敵情會秦檜主和議反以其書遺敵遂遇害為之掩卷歎曰大賢哉有一人焉邑斯重矣矧又父子耶以是往來於心思得拜其祠墓禮其子姓以為邑重詢之半載無聞乃僅得所居之里於北門外舊井存焉既而晉學宮弟

子及公弟劉鶚之子孫始得二公之略如所傳不謬噫以公
之父予人品即傳之天下可也乃桑梓之邦亦幾於泯滅無
傳今佛老之廬一邑且數十而一廬不下千金顧二公不得
享一茅之籍阜陶殄而若教餒人心將謂之何余以爲風教
所係乃表其故里建坊扁於通衢列其事跡請諸當道創祠
於醫學之前別置田以爲祭祀葺理之需命其族孫一人世
守之乃礮石爲麗牲之碑而系之曰忠義之在人心也其天
地之幹也哉而人罕有全此忠義者大都利害之較太深是
非之斷不早顧慮觀望之念重而貞固迫切之誠微於是首
鼠喙息自爲得計又或言方上而懼誅諫未再而就列其初
也奮激於時勢之臨其旣也消輒於回翔之頃不知人臣之
分共而不二其言也以盡心也非訐以沽名其死也以致心

也非敢以爲烈是故言而行也則身與俱榮言而違也則至
再至三而後去不忍以其身與奸邪共處非其義不敢輕其
生得其所亦不敢愛其死若劉公父子清風勁節其致共畢
分而全天地之幹者乎是固萬古風教之所攸賴者乎若人
者踪跡所至皆當特祀而況其鄉里宅墓之所在乎此祠之
所以由成也工始於隆慶庚午十一月立碑之日則辛未二
月望也

創南昌縣正衙記

萬恭

南昌古豫章輔邑也漢治東郭一舍故爽塏利居室韋武陽
徙治今章江之湄地故卑溼永樂初分封寧獻王居藩司乃
居藩司於府基而居府於南邑之故基又居南昌治稅課司
之基與新建南北畫土而分隸焉然衙宇西濱章江巨浸湯

湯東壓寧藩崇岡言言既又爲藩所蝕居其私人危垣重閣
迄於今猶未恢復也以其故地極污下二百年來懸綬者鄙
僅構容膝圖旦夕安豈復有攸躋攸寧之度哉吏故傳舍衙
宇衙宇亦復傳舍吏以其故室極湫隘居者數不利萬曆丙
戌姑蘇何侯以循良異等調而至於時天久陰雨江漲暴齧
而汙下湫隘者曾不可蓬壘而托膝焉乃白大府范公中丞
陳公直指孫公獲百金不足乃市公府閒居以益之又不足
乃捐俸四十金併益之不三月成之矣正室五楹崇視公堂
博稱之東爲思過軒三楹西爲報本軒一楹川堂三架外建
禮賢館三楹景哲堂三楹以祀漢以來賢令者雖新舊雜治
之其實皆新創也始事於丙戌十二月落成於丁亥二月而
規模弘遠矣明年水明年戊子又大水侯陸行乘輿泥潦縱

橫水行乘舟濤浪澎湃療疾賑饑載粟里圩與我父老甦旦
夕之命者踰三載什九在外什一在內而高明爽塏者又不
得久藉而托處焉頃之高畝乃登於是陸之民號侯曰我陸
人樂也澍澍而父母何苦水之民號侯曰我水人生也競競
而父母何病蓋至是侯有寧宇矣始乃造司馬氏而噓嗒焉
若曰屬者構久合矣而適歲有水土之役不敢言內顧乃今
入此室處竊願公文而紀其事也司馬氏曰余嘗讀書至治
蒲者入其境田野闢入其邑道路平入其郭公宇修明觀政
者以爲有三善焉彼固夷時耳三善充足多而況仍之以巨
浸連之以游荒天子綜核大吏操求縣官所爲重足而傍徨
室家所爲反袂而徜徉者也侯固上之將天子休命次之興
舉稱大吏意指下之彌縫百姓之大難而匡救其災而又令

退食委蛇婦子寧止蓋其氣浩故能先民而後身其才裕故能時絀而舉羸其神定故能形勞而心逸異日者持其中軸將外安有如此邑內寧有如此室矣余著之於珉後來者得覽鏡焉

南昌縣田賦考記

萬曆庚辰春皇帝念天下土田不均苦父老浮稅久矣大下核田令與有司徵發期會若曰如令者尊顯之不則有讓於時南昌當首江省事事大中丞西蜀曹公檄烏程凌侯盡籍畝而履之未就緒以大聘行踰二年大中丞東海馬公直指姑蘇韓公復檄吉安理潤州茅君來豫章鑰局而從事焉悉取凌籍而稽之田之有畔其若裘之有領明年商丘楊侯以治繁從峽江調南昌令又悉取茅籍而稽之以總例經其綱

以散例紀其目以變例一其制以派例軌其法若式魚鱗式親供式圖冊式推收式歸戶式實徵式十年戶票蓋十六策舉而南昌之田賦無遺算矣令既具乃檄丞富陽周君燮又鑰局而次第其制令商丘侯固持其中軸握盈縮之數理裒益之術及臻厥成視舊成賦晏如也而豁浮賦九千有奇損實賦九千有奇視故壤一畝汰米一升有奇明年派兌軍視故賦一石汰米七升有奇夫南昌壤非豐於履畝之初也賦非嗇於咸則之舊也乃豁浮若彼損實若此則利盡於墾田弊窮於匿稅也亡何侯且內命名又外憂行矣慮後來惡害已者去其籍則括爲南昌田賦考勒貞砥於臯門司馬氏曰余讀田賦考知古傳循吏者蓋其難哉彼爲命固空言耳猶然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四賢而後亡敗事南昌田賦烏

程今禪謀也潤州今世叔也商丘今子羽子產也而又東海公姑蘇公宰制於其上富陽丞拮据於其下然後六載而成百世之利千慮而貽萬姓之安難孰與爲命者多語曰不有創者孰與糾之不有守者孰與久之余因表識後來循吏仁人得考鏡焉

大節祠記

余往偕鄭司寇談靖難死事諸臣蓋爲之涕泗沾巾云彼其時諸臣氣貫白虹名與天壤俱倣可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泯姓氏故不見嘉靖中句容梵宮棟撓木竅藏靖難死事者得齊公泰而下百十有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論顧撫拾於去籍之餘表見又不著不藏撓棟中者又不與余益涕泗沾巾云萬曆天子新即位制曰諸臣忠於所

事甘蹈刑戮其仰遵聖祖遺意表忠魂激勵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專祀於其鄉一時臣工嚴於將命皇皇焉爲設木主假同仁祠雜列靖寧藩功臣中旣瀆亂而不經復遷合同館蓋酒肆相揉結也又闌闐而不潔萬曆四年夏清戎御史姑蘇侯公堯封大懼表揚弗稱節義不暢上之不能報上意下之非所以慰忠魂勵臣節乃捐所贖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下其議於南昌大府周公良臣少府顧公其志南昌理常公居敬卜豫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復請於大中丞楊公成潘公季馴皆報曰善再請於御史張公簡又報曰善遂擇地於高士坊北掖南昌新建之巖宮而東倚豫章先賢之名祠東西二湖匯於右撫贛二河流於左洵可以潔羣忠之肝膽而濯之肺腸矣祠經始於四年之九月落成於

五年之七月據震而臨兌基南北若干丈東西若干丈寢三楹堂三楹左右廡各四楹堂列羣忠木主祀逮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練公子寧大理寺少卿鄱陽胡公閏大理寺丞萬安彭公與明凡四人坐黨死者大理寺丞南昌劉公端刑科給事中署大理南昌王公高凡二人自盡死者衡府紀善泰和周公是修沛縣知縣廬陵顏公伯璋子顏公有爲大理寺丞永豐鄒公瑾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良監察御史永豐魏公冕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王公省凡八人守城死者賓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之得十有五人事在革除志中論世於當世可以無夷齊不可無尚父論世於萬世可以無尚父不可無夷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祠意固有在於斯乎

匡山書院記

曾 臯

匡山之有書院也肇始南唐長興間是時天下未有興學之議士大夫亦無講於學者洞晦羅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聖人之學爲己任朋來自遠書院築焉聖殿經閣埒今學宮明宗嘉而賜額於鑠哉五季希有事也歷宋而元四百年無恙忽燹於兵阨猶秦火我明永樂間裔孫養吾起而載新其子爾輔請記鄒學博又二百年爲今萬曆丙午圯益甚裔孫曰講者顧瞻太息往者煨燼之餘恢構何人今忍坐視其不支耶首傾橐作嚆矢族之好義士翕然樂助乃訊力相佐鳩工庀材爲聖殿爲經廚爲正學堂爲兩廡書室又撤舊取新爲東西耳齋爲門廊翼如跂如視昔有加會予藉手明學會中傳刻名賢錄稽先生行實於講講因以記見屬予惟君所殫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力非爲名也將衍先生之學傳世世不絕也吾郡以談學稱海內哆口稱先輩乃未聞有及先生者郡乘理儒槩未之列豈求先生於語言文字而語錄無傳是以闕乎予於先生之世竊有慨焉太上立德次立功立言穆伯以爲三不朽先生生而篤修潛養淡於聲利惠政在郡清節在朝以此思德德可知已闕地匡山延收四方啓愚發覆吐詞爲經以此思言言可知已教思不窮教澤亦不窮宋儒黃勉齋饒思魯去先生且三百年猶想慕遺風而來反覆精粗道器之辨若就先生質正於一堂學者得聞遂各有省孰貽之哉以此思功功可知已先生立此三者先生其不朽乎然必有所以立而祕不之傳世莫得窺要之無可祕者夫道惡乎隱亦惡乎微蓋費而隱也顯而微也鳶飛魚躍之外無不覩不聞時行物生

之外無無聲無臭故學必明物必察倫必謹於進退出處之節即顯即微即費即隱千聖真脈孔子得之故言行必顧子臣弟友無歉事去就必審待播接浙有微權旣於七十二君不遇而後退與三千之徒講德洙泗之上以垂教萬世其家法如此孟子推尊願學亦惟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無他隱微而卒無損於得傳之真是不可繹思耶先生誦法孔子者也始讀書匡山豈無意於當世乃長沙決幾端明長往此亦必有所謂晏嬰武叔之遭義不可苟留者先生其得已耶退築書院聚徒講肄學問宗旨雖無可質出處大節固儼然孔氏家法矣程正叔惓惓天下國家而於去就却不放過一步陳石齋學宗自然靜養端倪而必以名節爲藩籬未必非效法先生與黃饒同趨者先生之學豈盡無傳哉錢文肅王文

端諸前哲咸有咏匡山書院詩爾輔之後為宣令請祀先生
警宗兩臺而下並蒙表章茲三鄉俎豆名賢先生實正首位
夫非學有真得精神長在何以得此於七百年間哉七百年
後有孫如講能使南唐舊物巋然如初則先生又可謂有後
矣即世儒志述所不及於匡山何損仰止之思予不敢後於
黃饒敬記

二賢祠記

王時槐

祠以二賢名蓋為安福理學布衣劉兩峰石峰二先生建也
祠在復古書院茂對堂之左維時吾吉郡侯內江曉山余公
邑侯烏程鳳寰閔公皆以道術飭吏治先教化而後刑辟政
理民和既底成績尤思表揚先輩名儒之敦行者以風多士
以二先生不干仕進蹈義懷貞力探正學後進慕服人無異

情今指館已久家世衰落而士論愈欽二先生躬行聲實於
斯焉具徵矣是宜專祀余公既主其議閔公曰是吾責也乃
於萬曆甲申春相地構材特建茲祠踰月告成洎吉奉二先
生木主入祀焉以時槐昔嘗受學於兩峰先生之門沐教最
深而於石峰先生亦得瞻承於從游之末委命為記時槐誼
不得辭蓋嘗謂士之學也以志於聖人之道夫以是道而自
修於己也貴踐履不貴虛談以是道而交修於友也貴直諒
不貴阿比兩峰先生初為邑諸生則已毅然以希聖為學曰
學苟小成猶不學也而矜莊嚴重語默作止必揆諸禮凝然
竟日不少踈懈及見陽明王公詩有還誰一語悟真機之句
爽然自失曰吾學非歟復聞王公論格致與宋儒異殫精沈
思至廢寢食恍若有悟久之得讀傳習錄遂決信不疑獨體

驗日用動靜未能融貫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稱弟子王公曰不遠千里來何為對曰為性命來也朝暮門牆往復更寒暑者三先生既以詞藝擅長廩食優次屢為督學憲使所奇乃曰是將妨吾學輒棄去於一切泛觀雜記繁儀外褻世態俗尚刊落殆盡即家務若罔有聞惟默坐澄心研極於聲臭俱泯之原謹察於真機呈露之端周慎於篤倫應物之用蓋自始學以終其年無一息而不厲敬修之心無一語而不本經常之旨無一事而不循直方之則及其道成德著宗閭之人雖村童巷嫗皆知乎仰誘掖來學言簡而不涉奇貌肅而不傷隘學者誠畏其萬仞壁立之不可攀而尤私歎其百練真修之未易幾及也石峰先生以諸生赴省試退而語人曰士不自重致所司過為防檢囚首棘垣可恥

也即請於督學憲使乞歸養母已而慕吳聘君康齋先生之風得其書喜讀之會陽明王公開府虔中則往受學焉居常盛氣雄談朋輩有失輒面發赤攻之與鄒文莊公友善然視公所為少不愜意必直言無諱以是公益重之時時舉邑中民瘼告於公公則達於當路興革之邑民大蒙惠利皆曰鄒公有德於我而不知石峰先生陰贊實有力也嗟夫二先生往矣今欲求踐履不為虛談如兩峰先生之自修於己直諒不為阿比如石峰先生之交修於友者其可復得乎然則我郡邑侯之建祠匪直以尊二先生為近代卓偉之賢實以警吾儕之志學者宜取法於斯也且末世鄉祠或以其人與其子孫之名位顯赫而得之今二先生皆布衣其後嗣且式微而我郡邑侯以大義特祠之此其宏識遠度豈凡近所可企

其萬一哉夫崇德章教迴越於常情而大造於來學後之人
士繹景行於茲祠其當永戴我侯錫類之殊渥矣

改修安遠縣學記

鄒元標

濂江在章貢雖僻遠然自宋陳公剛中明宋公濂過化之後
稱名邑也先大人傳經茲地最久嘗語余曰是邦峯舉霞標
澤流清曠詩禮雲仍故家濟濟青衿濡毫舐筆豪於文者不
少諸瑰奇慕古名儒可肩鴻劇者亦不少顧其興有日小子
識之又曰學校之設倣古黨庠術序微意而重在明倫今以
科名詞章爲軒輊古稱三德六德九德者非歟予習與諸士
人遊惇迪典常追古名德比肩接跡夫道之所重在此不在
彼小子辨之先大人逝且未久口澤如新一日博士羅慶陽
徐崇正遣都講杜弘毅等持狀來請曰邑學故址圯廢而測

景者謂丑未向非宜欲更坐癸抱丁諸士屢請而委興廢於
不知者衆幸天以區侯至敦崇聖緒力從新請堂廟齋閣門
廬庖湏之屬盡更舊向計費金錢數百緡侯捐俸與諸義助
者各半役不煩民營不經時言言翼翼江山爲麗惟先生一
言以詔來茲予觀今世列聖涵育蒸陶文教宣洽上以經術
陶植海宇雖遐陬僻壤罔不以造士爲名高也然有勤有怠
難以強同在昔蜀本樸陋文翁以刀錢布帛遺子弟受學京
師故蜀爲名邦文翁之化至今不衰儻在齊魯何以稱焉子
產一霸國之臣輿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不以士視
士而以子弟視士振彼頽業還之視聽故曰子產古之遺愛
也侯庶幾與古人比烈昔歐文忠公記吉州學喜李侯學之
立惜其不久任未睹學之成予竊謂植樸者猶種樹然手而

種之旦旦撫之非不勤渠顧茹其實者未必手植之人勢則然也今吉州人文甲於海內李侯之休螺鷺增崇今侯治邑且四年所特簡伊邇無論今師友鼓唱咏歌憲矩即他日雲蒸鴻漸如吉州鵲起孰能忘侯之澤哉諸士勉之予雖老欲扁舟聽侯絃誦并同諸士歌薪樵閱宮章答侯明德侯名大樞字用環號澹園廣東高明人世以名進士起家督理諸生郭曰章杜弘遇杜漸杜弘祐謝良顏孔教謝寵賴孔傳例得並書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匯爲鑑湖汪洋渟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爲鹽倉嶺俗名東義倉倉徙入官坵文江書院萬曆庚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寧陳侯令茲邑謂余居湫

隘以俸易而歸余癸未余濫塵省垣以復書院請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陞比部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荆莽蒙翳久矣開茲堂奧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讓侯乃筮日庀材鳩工以義士婁世潔董其事爲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謂吾邑仁峰萃峯文水縈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握管爲之記曰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聖緒如白鹿鵝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盼子弟之所傳頌惟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佔俾是習稍一談正學相羣誼譁以爲是不利進取至書院
非齊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談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媿勃
然神悚回心嚮道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爲七
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觀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
其自叙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
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
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焉所謂
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
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
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存得
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爲妙悟以防檢爲戒慎而
仁逾遠嗟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圍魯

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余吉彬彬
海內稱爲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爲己任繼往
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道於朝退願
得行斯道於塾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雖離翼翼庶上不負今
天子明聖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矍矍欲開斯
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重修臨汝五賢祠記

臨汝書院創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者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
中已燬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修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
爲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著鼎建南湖之濱而久且圯桐
城劉侯燕及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風爲己任請於郡太
守翁公及督學蘇公觀察王公欲一新之咸報曰可侯乃筮

日鳩工捐俸餼及贖鍰幾三百餘緡役不煩民越月告成崇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蓋仍舊三賢祠遺意而敦請故學博李君東明主教事諸生來遊來泳咸不勝羹牆之思已進於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先生覺規其大真與孟夫子相上下不可尚已草廬康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允宜顧吾郡代不乏賢以諸生睹記則有故儀部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巡杖而謫既起復以誣逮戍大節泠泠始終無愧則又有故少司寇吳公悌為名令為名御史清風凜凜初終一心總其學陳為新建高足吳自御史即薦王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吳仰溯陸子雖精粗淺深不同其為火傳一而已矣夫司世教者譬之射然射有的祠其圃也陸先生的而巧二吳先生望的而趨陳吳二先生則又望二吳持弓矢審固

者並諸先生一堂今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然其言復以聞於刺史及兩使君復躋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臧惟吉李東璧等來徵記余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一毫痿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慥慥皜皜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繩繩相繼侯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蓋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髣髴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已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異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溯道統五百餘歲論見知聞知寥寥不數人蓋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比肩

然臨汝幅員不數百里上下不數百年名儒林立大都諸先生從淡從困衡百折來蓋淡為德基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儻有入聞吾道而悅出不以紛華隕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規在翁公名汝進仁和人劉侯名孕昌桐城人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岱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盱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刹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默曾公二瞻黃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初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

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學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復徐子允修輩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已臨汝稍遠東城上下橋禪林方圯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郡刺史張公邑明府吳公二公曰我輩忝牧茲土嘗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後有司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李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郡公邑侯亦給租糧若干益之暨縉紳諸生咸樂從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門東折而南為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西為號房左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而南為亭為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九
圃池塘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
升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
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允修持明府吳
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
元標為之記

澹臺祠記

夫陶冶人羣淑世軌物孰有踰學哉學者覺也懵然罔覺者
則以不學之故天不忍斯世斯民罔覺也嘗生仁人君子以
肩其責仁人君子眎斯世斯民有一人不覺曰吾之責也必
思範圍曲成之而後已伊尹欲以道覺世懷一夫內溝之恥
彼非哆言也其所覺者大也豫章中丞王公自下車守南昌
至今官二十餘年矣所至清風凜凜民則而象之頃自滇撫

來不動聲色民在春臺玉燭中者六年如一日時與諸士師
弟子以所自得者誨若家人父子然諸士師弟子就公如冬
之日不忍一時不聞公聲欬公察其可與語也乃檄諸士師
弟子曰豫章文獻名區開其緒者實澹臺一人祠舊附墓側
甚不稱崇先尊賢至意巡東觀察別署廢且久密邇宮牆宜
祠祀澹臺其中以崇仰止於是檄郡邑勅祠凡三楹後為寢
室主祀澹臺中為堂前為門廊繚以周垣言言翼翼公復慮
會無資也又為計費年可得百餘金而歲請有道術先輩者
為之主法制纖悉備具無遺諸士紳退而曰二十餘年在公
宇下以公能君我父我今公復以正學示我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惟公有焉同志以公澤不可誼也屬鄒子碑
元標弱冠歌鹿鳴即逐隊入豫章會既入仕復偕數君子為

心膂交當時聰明才辨者何啻數百家然求可師百代者數君子而外無聞焉何也彼譚虛也虛不可執也譚空也空不可搏也惟子臣弟友慥慥皜皜爲証匪我公其誰揭斯道之正鵠哉世所稱澹臺者曰行不由徑徑非小路之謂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如多聞多見飾一知矜一能以自誇於世之謂也澹臺學見其大一稟性靈行天下之大道故曰不由徑世慕大道者多忽小節澹臺公事必見是不忘情民隱以削跡爲高矣惟公事乃見是不染塵情以逢迎爲驩矣廣大精微政子游所取夫子所嘉不然不托跡由徑謝絕偃室世豈無人哉此公新祠覺世之意也公名佐號大蒙萬曆癸未進士浙江鄞縣人

同仁祠記

丁此呂

豫章環十里爲東湖湖之上廟學在焉南曰徐亭北曰蘇圃南北兩涯之間爲同仁祠嘉靖時肅皇帝修己卯功詔江西祀孫許旌忠祠而王公亦肖像有祀未幾合祀於同仁祠同仁者志其心也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昔商之三臣有去者有奴者有死者而孔子並歸之仁孟氏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夫以孫許之抗節王伍之平難卽三尺豎子亦知其與日月爭光宇宙爲烈矣顧初作難時濠鷲害能生殺人觸之者若以石投水淪沒已耳又天子之懿親也孰肯以身發大難之端者而禍亂旣平瘡痍未起則撫綏安輯人臣之功伐爛焉蓋仁人心也此心生生不息與天地始與天地終其爲物不二夫是之謂大同彼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千古聖賢所以齊死生而行變化者恃此以不異丈夫委質

爲人臣子顧此謂何耳若遭遇之順逆建立之後先自有不齊可一置而勿論故因其所同者而同之天下莫不同堯舜之揖讓也湯武之誅伐也伯夷之採薇也太公之秉鉞也姬旦之六典也仲尼之六經也同也吾安知胡之不爲孫許乎孫許之不爲唐乎吾安知唐之不爲王爲胡乎吾安知六公不爲南州之食力蔬圃之織屨乎彼其所不同者安在而其所同者安在也方今天子神聖海內安瀾無葭莩因緣之孽無淮南吳楚之憂獨以水暎頻仍民不聊生大江以西道路死亡相藉新安范公涑守是邦日夜焦勞面目黧黑視豫章之厄若痼瘕在身而不忘起焉且通三湖濬九津訪先賢之遺跡如澹臺孺子陳司徒溫司馬諸祠敝者修廢者復千載而上旦暮遇之矣此其心亦何心與果且有異乎哉果且無

異乎哉彼五六公其人旣已往矣公覩其祠敝謀一飭而新之庀材鳩工不逾月而煥然改視東湖之濱南北相望湖水洋洋亭祠奕奕儒風大暢忠魂載揚其令人有千古之思乎下走不佞敬執筆爲之記

重建白鷺洲書院記

劉應秋

洲在郡治之東踞江中流延袤數里狀如游龍青原神岡天瑞諸峰左右拱挹入其抱贛江合瀘禾二水循涯而西小者洄瀾大者澎湃出乎舄履之下居然郡中一形勝也自宋江文忠公萬里守郡以吉州爲二程夫子過化之地即洲建祠祀六君子創書院以居諸生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於是洲名著稱幾與金陵埒矣歲久圯於水已又燬於兵遞修遞廢遞遷不常有司僅存其名爲故事故址日頽半爲鮫室殘碑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斷碣時猶隱見於沙磧水區之間論世者憫然太息未有議其興者誠難之也將山川有待而靈耶太守汪公來治郡之明年政清訟簡公庭多暇孳孳以化俗作人爲本務乃簡十校之士課肄而手校之間者進而與之道古誼稱先輩一時文學斌斌自喜以爲得師則聚族謀曰有侯若此真千載而旦夕哉夫非白鷺再造之一會乎退而謀諸縉紳躡其議相率以請於公公諦觀之躍然若有當也歎曰興廢振敝寧異人任乃考圖度基鳩工庀材尅日而興事增庫墊敬累石爲臺崇九尺修三十五丈廣視修十之六南有重門北爲嵬閣有堂有樓有池有亭堂曰道心樓曰風月閣曰雲章其下曰山長廳亭曰浴沂皆仍宋時故額而總署其門曰白鷺洲書院云閣高五丈翼以欄楯可頽可眺沓嶂環青萬頃一碧朝

旭夕陰花雨濤雪千姿萬態靡不呈奇獻秀於櫺櫳席几之間書院之大觀備矣前乃爲樓五筵祀二程夫子而以一峰整菴二羅先生配之又前五筵所謂道心堂也閣之後植竹萬竿洲水支流繞出其下可濯可風是爲浴沂亭門以外爲月池環池左右翼爲舍百楹擇九邑之髦雋講業於此當兩翼夾路之中爲坊者三曰理學忠節名臣斷自歐文忠楊忠襄周益國而下若干人皆揭其爵邑姓名以備一郡偉觀極臺而南聚土築堤以捍衝決廣三十丈有奇周五十丈有奇高稱臺倚臺而東建菴曰淨土沙門守之起自壬辰十月落成於甲午三月帑不費公調不程民郡人士莫不色喜以公之命屬秋勒石記其事汪公名可受字以虛起家庚辰進士其爲守廉明而有至惠治狀直追古人當別有表著不具論

吳踈山先生清風祠記

吳道南

嘗觀人文之精與扶輿之秀若相待然故生則寄跡歿則栖真往來陟降恒於其所豈擇而取哉谿之踈山北枕玉馬西抱靈谷南拱天堂諸山東繞盱江萬派中峰峭立如鳳翔千仞龍潭在右變霧蒸雲固巋然一大形勝也先是踈山先生肄業於其上已而登進士第歷宦三十餘年或家居寄輿輒於踈山山靈假寵於先生久矣先生名宦有祀鄉賢有祀旣已尸祝俎豆於賢人間然尚有咸秩而薦者郡大夫懼無以尊也乃進邑侯而謀之曰世稱南都四君子而先生居其一足先生郡之特人其人特其祀不特茲土者謂何盍卜地而專祀之邑侯唯命乃聚邑之縉紳先生父老弟子相與議地僉曰泰山表魯嶧山鎮鄒仰止在焉踈山固先生朝夕所

為游息者專祀請以茲地於是以山之一覽亭拓為先生祠祠旣落成有司乃奉公主俎豆其中祠有饗堂張而為掖掖之下有房東西各一以貯祭器東而為門門之外有旋廳氣象弘敞以隆廟貌是舉也卜址助貲則郡丞徐君邑令陳君允給祭田則巡撫劉公亭名清風祠額崇賢則近溪羅師手筆諸美駢集炳炳麟麟亦旣足以馨明德矣惟是麗牲石未獲侍辟呬之詔猶幸廁一言於廟祀俾余小子亦藉以不朽儻亦吾道未喪而後死者得與於斯乎願自附於門牆敬貞銘於巖巖

存梅祠記

鄒維璉

新昌尉山故有梅子真先生祠以子真由九江壽春家尉山

於是祠之以志典刑也山以尉名何也子真曾爲南昌尉猶之徐亭嚴灘鄭鄉各以人重則以人名也一縣尉耳何以重山乎曰漢自外戚王鳳專政遞傳封莽駸駸有改物之漸自京兆王章以言死舉朝結舌大臣如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且附之矣子真獨以一縣尉發憤上書非有百鍊之骨天地浩然之氣能然乎此尉所以爲山重也史稱子真知莽篡漢一朝棄妻子逃其後有見子真變姓名爲會稽吳市門卒者乃宅墓在茲何以稱爲仙乎曰從來指斥乘輿猶可生忤觸權姦則多死子真捋虎幸免潛而老於深山窮谷中如神龍威鳳不可物色即孟堅漢史亦不知其菟裘何在此子真所以爲仙也府志載尉山在天德鄉乃天寶逍遙亦有上下梅莊前後道院名尉山豈山有兩乎曰高人涉歷不一所在借

名事宜有之至其遺墓在逍遙表有福一道人碑元季紅巾起封以亂石用防侵犯則梅之子孫現在洞山者能傳之逍遙故老能言之當不誣也予友劉天醒結廬耕讀其地嘆曰斯人在漢漢重尉於南昌遯於吳市則南昌吳市重奈何托體之地遺祠銷沈不一表章於是鬻田五畝建一祠題曰存梅屬璉記璉惟乾坤有正氣不能無邪氣然邪氣偏勝於一時正氣常伸於千秋使正氣有抑而無伸乾坤毀而人類滅矣子真在漢岌岌遯荒千秋而下憑弔嘆仰不能自己何者心同理同也天醒此舉甚快人意使過此者興曰大丈夫尚友古人當知世間有忠義事即一尉亦可垂不朽儻遇權臣王氏其人必當爲上書之子真必不可爲媚竈之張禹等則存梅即所以存世道存人類併存乾坤哉

樂安重修文廟記

董裕

今上龍飛戊子吾樂重修先聖先師廟舊廟修於嘉靖壬戌
 一時蓋稱鉅麗距茲未三十稔多所墮圯則操繩督者廢程
 度而徵華巧故也會盛侯以莅縣事至睹而嘆惜焉計修之
 詘於財博士弟子陳廷禮等請如嘉靖故事檄好義者哀其
 貲好義而敏者董其役廉者司其計不已則二三庠士參伍
 其間有司第申畫昭勸督程振勸宜可底績侯韙之檄義士
 而諭之曰抽腐續堅撤故改作孰利惟爾是圖蓋其慎也衆
 度葺當速朽勸宜永年毋愛一勞以計久遠敢不供命侯復
 韙之乃諏日興事鳩材庀徒經始於某月某日而以某月落
 成闕殿窮樞複簷飛宇塗以髹堊絢以丹青炳炳麟麟燿燿
 翼翼基崇於昔而竝偉過之又因其餘貲高四周之垣易以

貞石貿南偏之址闢為廣衢於鑠哉素王之麗居也昭國家
 之鴻典妥在天之聖靈萃光岳之精芬昌千億之文運胥是
 焉在侯於是按徃牒差功能勞費鉅者冠帶之復之次者冠
 帶之又次者獎賞之請於兩臺監司得如嘉靖故事所以寵
 異之者甚備是役也費不煩官役不擾民民不私力官不墮
 勲是足紀矣

鰲溪濬河記

鰲治前有小河僅受小舟然而不舟者則自剖判始商賈罕
 至貨賄弗流居民負戴不賴舟楫之利顧匪好勞也以導河
 於芙蓉匯於圓陂勢乏齋浩中由猴查陂抵龍鳴坳水縈紆
 走石間激以風濤則建瓴括矢又不少噴雪排山之勢即欲
 方之舟之有所不可昔介菴先生有慨於中嘗博採衆謀獻

書闕一決筴開濬以貽永利時有司視爲緩圖且奪於兌運之說有力者又從而齟齬之議格不行識者悼焉今上癸未不佞竣滇事過家邑大夫省菴王侯以介菴之議來咨余甚韙之既又以咨不佞者咨養默詹子養默益韙之且爲之指陳利病擘畫事宜籌推財賄一借箸間河流之開濬明於指掌王君勃然曰非養默無以共此養默亦曰是誠在我於是偕仲子季菴及好義者何濟通等相與上下原隰跋歷崎嶇相度地勢劑調人情務出百利毋遺一害時有建引水之議者謂水界崇仁鑿山可通養默曰是激之也彼趨而赴壑難與爭利有勑建閘之議者謂時其蓄洩舟可通行養默曰是障之也將壅而潰所傷必多有申請命之議者謂興除之業惟上制之宜如介菴故事養默曰是諉之也然苟利於民亦

上所不禁於是諏吉祀河哀貲鳩工經始於本年蕤賓之月而以無射月告成閘者以濬隘者以闢紆迴者以徑分流而漫衍者以匯以瀾石之可徙者以徙其不可徙者以斧以鑿昔之負特齟齬者皆以憚以勸而水之澎湃洶激者亦以汰以徐一時進艇操舟者咸集郭外山僻居民不覩舟楫者日聚觀如堵相與舉手加額以謂千古勑見即連樁輸槩猶然爲韓中丞所慨而負擔者賴以少息而商之什一居之積滯者亦稍稍遷化王侯之所以遺吾樂者因得以藉手而吾樂將世世賴之謂爲百世之功非耶之役也財不煩官而因之於民力不煩民而因之於水事無廢時不擾而集此惟王侯之獨斷仲子輩之協謀而殫精矢志毅然倡之則養默之力居多吾是以知士君子欲動衆舉事者不可不樹望也夫河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九 四
之開濬有利無害人具知之然昔重以明旨寢格不行而今
舉之於士庶介菴挾名位之重欲行之而不得而養默乃以
一章縫倡之而有餘借令介菴之時得養默一二輩則其事
必不議格而其功亦且告成而不至托之空言然介菴始之
養默輩成之信乎成事在人而得人之為難也故得養默而
介菴之議不虛王侯謂不佞之言乃可底績吾樂之利將與
河俱存所謂觀河洛而思功者不佞於此亦云

龍石記

招攜之勝注於環江蓋合遠溪諸水逶迤數百里而匯於龜
川川上寶華紫氣珠山之秀戟列涯浹而江潏有石徑不數
武長可百十丈截流逸走達於江心崢嶸蜿蜒如躍如伏磷
磷齒齒苔滋水齧若鱗甲飛動駢距開張其衝瀾激浪則魚

駭蝦驚時而陰雨冥晦則狂雷震電又若助其光怪將乘風
雲而欲飛去蓋其質石而其貌龍也驟而見之鮮不以為真
龍即諦觀者亦眩於疑似謂龍為善變是物也安知匪龍所
幻又安知不幻而為龍也耶故人以龍石而名之居士欽謹
譚子游焉朝焉夕焉唵嘯而忘老焉真有慨乎其中不知龍
石為我我之為龍石者人遂以龍石稱之居士聞之遂以龍
石自居客有詰之者曰龍不可馴石不可轉今子懷瑜握瑾
不事王公礪齒洗耳唯已之適業在乾之初爻而染泉石之
癖矣如私道何居士曰吾匪為私也又曰應龍興而雲從五
色煉而天補今子學足應時才優集事豈其庶幾一遇將以
大對民心則業在漸之二爻而不久為池中物矣如徇物何
居士曰吾匪為徇也又曰聖人之道與世隆污倏信倏屈為

龍為蛇出之無朕應之無涯勢有詘而靡滅遇有幸而靡加是以空虛為宅六合為家至人之所以猶龍齊彭殤於石火者也子豈有意於是耶居士曰姑舍是吾聞聖人龍德中正樂行憂違無有轍跡故物莫靈於龍人莫靈於心心之精神為聖德之神明不測為龍德未聖人弗龍也然非其介如石不足以入之此學聚問辯寬居仁行君子之龍其德也而乾乾不息於誠要之於自強者尤龍德之基也不然心為有間是龍而可豢矣如德何吾之於龍石匪徒自樂將以自強也然吾弗逮焉抑安能不以之而自勗若夫抗而為私貶而為徇恍兮惚兮為龍為蛇者則吾豈敢予聞而甚躓之予與居士有兄弟之誼熟居士為人知其學行純茂身雖屢空而心有以自樂蓋蟬蛻於泥滓之中而超然於氛埃之表者庶幾

哉其介如石其人如龍也已故為之次第其說而記之云

重修武陽郡公祠記

陸長庚

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在唐元和間距今且八百載其功德在民如一日若罷八州冗食若營南北軍舍若新廢庾為廐以蕃馬政斯元和一時利也民苦火災則教民陶南昌之民於是乎始有瓦屋地卑薄苦潦則派湖入江於斗門節其暴溢作長堤十有二里以捍江漲又憂民之病旱也則鑿陂塘五百九十有八灌膏腴畝萬二千有餘頃斯固元和一時利自今視之則江西百世利也斯民得免水火而食膏腴安其生業陶之利至今不衰皆武陽賜也民奈何能忘武陽哉嘗考故記公在江西僅三年令民瓦屋若樓至萬八千二百楹又且營軍舍新馬廐鑿陂堤江役作繁興畧無遑日意其民謂

上爲厲已也方且厭苦之匪徒厭苦之蓋必有怨讟而輕聽之者矣是故當年請祠而不報安知一勞永逸垂利無窮亦至此乎公沒後四十年爲大中己巳天子覽於祕府實錄得公政績始詔觀察江西者上公治狀而命史臣杜牧紀其本末勒碑江干是後十年而公之子宙復爲江西觀察乃建石亭碑所而宇之猶未祠也又百八十年爲宋慶曆丁亥郡太守張環始祠公於郡城北以漢梅尉福陳尚書蕃徐高士稗晉范太守甯四公者合祀之名五賢祠又三百八十年我憲宗皇帝納臬臣石璞之請得祀公於許旌陽祠之西北隅成化己丑郡太守王詔以公附祠旌陽之宮非禮也改祠公於三橋之東公於是乎始有專祠蓋公沒愈遠而功名愈高譬陟華岱者攀蘿援葛若循丘陵去華岱數百里而遙戴目望

之後乃覺其陵雲而槩日也禹決江濬川民聚瓦石子產爲政開畝樹桑鄭人羣訾之迨其成也相與尸祝而歌舞焉民之知識若此豈足語遠大計哉公先後宦業以槩爵里具杜司勳韓昌黎所誤碑志中茲不復述獨念先朝時公與許旌陽並崇祀典乃其宮廟侈儉大相逕庭無亦旌陽載其道術輕舉浮游與天無極足以福利於民民歌豔之不暇武陽往矣功德在民如履后土戴皇天莫之德也雖然旌陽斷蛟螭鎮水怪功在千載之前武陽瓦屋鑿陂派湖隄江利施百世之後旌陽以奇武陽以正旌陽以天武陽以人絜長校大豈可同年語哉萬曆庚子冬旌陽宮火尺椽靡遺曾不數年材木竹石四方輻輳而旌陽之宮復立丹青炳耀儼若天居乃公祠僻在委巷日就頽壞新安范公守郡時嘗一修葺之今

又漸圮驛傳姜公首檄郡縣鳩工且謂予忝邦牧是有興廢
舉墜之責予亦每過其祠輒低徊久之不能去乃發諸府藏
贖鍰非公賦急者召工庀材微加宏麗正其傾敝齊其椽桷
飭之甃之施粉繪焉役既告竣勒石以紀歲月嗚呼若陳仲
舉之清裁范武子之禮樂與公之事功在斯土也名與天壤
同敝者也祠之侈儉祀之興廢豈足爲重輕乎是爲記

南昌學田記

湯顯祖

古者井田學校出於一各有以養其民以登於學誦數而歌
舞之潛裕敏給以一其情於仁義禮樂之具而資之成以仕
其鄉閭有塾則鄉老爲之師民朝於田而暮於學也魯作泮
宮鄭不毀鄉校有司於此獻囚辟之成士於此議鄉大夫之
政其於上下之際亦重矣而未有經理其田係之以學者蓋

所謂養民以及賢食而教之畷而發之故出於一而無肥瘠
之憂也至於先師禴奠貌服鍾簋邊踐之物歲時謹而修之
又無所事於田也秦不師古阡陌開而庠序塞漢興不能起
而一之馴至有宋慶曆間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往往飾其
器於禮樂而講其財於仁義以是爲政之情耳我國家設學
徧天下分之以餼而合之以饌其德於士也亦旣飽矣然而
文化廣羨弟子員之來歲有增益如余所覩南昌生儒乃至
七百餘人歲時有課命也而無有以食之其情不可以久至
於貧而以告者固無以應也春秋釋菜所受胙滋益多乃至
假市牲而獻余受事祠下考文章而憮然於軒楹間有日矣
計安所得田而爲制乎今令君寧國黃詹爲政且亦稔於茲
而始得所爲俸幣之餘若干者爲易城南田若干石而廩於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九
學宮之東焉歲以石十五爲牲而其餘以課士士有行而貧無以存者以一二石與之其出入學請於縣以行而報於學使者蓋以今爲端而以來茲爲繼士庶乎其不窮於學也已雖然以爲具而止乎吾將以田語於學植者聞所爲儲田皆上腴也而近於官非遠也然而田之不以其人且稗且廢得無廢矣而主者視之不謹數猶莫得而知也數具矣而出之不鑰不以食勤士振介潔而糜之乎他猶非余易田意也予觀諸士中恢奇秀好之資比比而是且日近宮廡而遊師帥紳冕之間此亦田之美而近者矣然不以美不以學至於道能無稗且廢乎如此田雖美不知其美也以美而學且於道不日月比其成多少淺深之數亦莫能明也比其成矣而要之適於用不爲吾先師而用猶不以田祀也不爲吾同道者

而用猶不以田課士急有行者也若然者無亦非吾養士意耶是故聖王治天下之情以爲田禮爲之耜而義爲之種然非講學亦無以耨也於是乎獲而合之仁安之樂至於食之肥而天下大順嗟夫天下之於一邑也一而已矣侯將有大於斯者姑爲取於養賢及民者而申之勸云

郡侯魯公祠記

朱吾弼

筠之屬邑三皆敝極矣而高安爲尤甚高安幅員不周百里考之唐宋賦額五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國初定稅因老人黎伯安妄希爵賞輒以僞漢借增之數報入遂累至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所虛溢倍民疲逋積二百數十年來江以西稱最嗣厄於丈量之金別駕又厄於溷則之盧令尹故糧無分田下則上派輸將弗前民不以官病官轉以民病官民交困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九
非朝夕矣院司道府莅茲土者目怛心傷於萬曆十九年者
民等泣奔叩閭奉有旨行因公議均攤通省每石儉於毫末
會有力者修郤陰持取結票擬雖無偏黨石畫竟成畫餅而
高安虛賦之苦徹中外矣監兌周公撫院王公各有疏請欲
得比於陝之上疲而縣官考成除他賦足額舊例一項以二
分爲率已著爲令頃東隅用兵司農急餉且執全數以責守
令守幾削籍令之被參罰以去者踵相屬也嗚呼百姓如此
其苦功令如此其嚴積逋如此其多守土即日鞭笞其民無
救於禡罰究且官茲地者畏避如阱勢必至於無官民而後
已郡侯魯公初下車視其田蕪廬甚殫寇盜充斥饑寒流徙
載於路薦紳之家鮮有蓋藏徵發追呼之苦叫號村落公撫
膺嘆曰此誰非王之土地氓庶而令困疲至此極耶因進鄉

紳父老子弟問其疾苦檢往牒所爲求寬賦而不得者爲悉
其苦狀牘而上之且束裝於室曰此牘行則留不則解組長
往士民環公攀泣公曰吾以一官徇地方之急萬一上人念
所以去之故而有損於地方之害何愛一官終不忍坐見此
顛沛而苟且旦夕幾幸無事以去矣於是撫院韓公首爲動
色會疏請命下部議允舊例寬七徵三幸徼明旨一時士民
塗歌巷舞以爲二百餘年倒懸之苦至此已極非公誰爲生
我者亡何而公且銜憲命入西粵矣士民攀留無計若失慈
母爭相醵金構祠於黌宮之左以尸祝我公而屬余爲文以
紀其事余惟祀以報功公之治郡其他不具論惟自公之來
吏凜凜不敢需一錢胥徒有枵腹而立者案牘隆隆片時立
辨兩造盈庭單辭立決而囹圄常空村落雞犬向所苦不寧

居者今闕然絕追呼矣捕卒獲一盜向居為奇貨展轉嗾誣公廉其狀而置之法良善悉安酒食供帳向皆取給縣官公一蔬不以煩人絮繒米鹽之類向官市之例半值者公一一如民直他如革差舡嚴馬票建倉廩縣汰糧書府絕勾攝而倉監之羈人呈詞之濫準飯戶之保歇浮橋之多詐捕官之妄刑牢頭捕役之嚇騙遊神龍舟之淫祀角勝明禁森然種種善政不可縷舉兩經亢旱公竭誠虔禱卒獲甘霖歲以大稔故父老之言曰公之愛民也真如其子其視郡也真如其家據所耳目晚近希覲者夫民各具有心彼其酣於公之德澤膠傅水漬固結而不可解又安能舍公以去而不思乎則筠之父老子弟尸之祝之以與山川俱敝可也公諱史字聖修號雅存萬曆甲辰會試第二浙之餘姚人

筠陽書院記

傅孟春

筠有書院舊矣創自正德間郡侯任丘鄺公有河南督學田公記至嘉靖間司理吳興潘侯重修之規制始備有祭酒文莊鄒公記祠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至象山陽明七先生植標準以範士念菴羅文恭有記正學休明人文蓋斌斌焉至萬曆初載秉政者喜紛更議毀書院筠亦在革中予時居太恭人憂憫然太息曰茲地也昔予麗澤之所何忍淪落市廛而莫可圖復哉遂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越五年歸於郡邑置原值不問郡侯章公白於中丞餘姚陳公侍御益都朱公暨藩臬諸大夫欣然報可伐石碑焉以垂永久語具教太史記中第堂舍祠垣日就傾圮士肄業無從而作新若有待歲丁酉郡侯周公來刺吾筠振風厲學加意膠庠察視茲

院之廢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捐俸出醵鳩工市材命官董役圮者新之故者葺之修其堂顏曰致道是共學之準也修其門顏曰洞開示入德之方也修賢祠以端範修舍宇以居業輪奐聿新足稱一方之鉅麗跡所營建細大畢舉財不費帑役不勞民不踰年而告竣萃四庠之士而優餼之藏於斯修於斯而又遊息於斯屬教授楊紹程等省試程督政暇則憑軾親臨進諸生於講席娓娓辨析淵微勉敦實踐不徒沾沾於文詞之末已也諸博士弟子德侯情深請予記其事諸士誠能體侯興學之意仰慕前賢由濂洛關閩之緒溯洙泗之源得其門登其堂入其室若與七先生相爲授受不有光於斯院乎若徒以富貴利達爲心而在已徇人則亦自失其貴耳士可不知所擇哉侯諱之基號鴻區癸未進士楚湘潭

人

新建西濟橋記

夏子陽

吾玉江以西一最孔道也連閩越控吳楚乘船之使聚糧之旅過是都而問津者轂相擊躡相錯云縣治東西二水交流匯於葛溪東爲東津橋橋用石民以永賴其西橋也而木歲久傾側行者父子兄弟相戒也卒有衝飈暴漲橋且有負而去者臨流咫尺類向海若而隔天塹矣當事者慮夫時詘之舉羸也力役之稱厲也更始之暫勞也傳舍是視莫肯圖濟已丑錢侯來令茲邑解煩去苛維風起敝肅以秋霜煦以冬日浹暮而民歌舞之問民所苦知病涉狀乃盱衡而嘆曰甚矣水之爲利害也豈不穀在事而闕斯舉歟乃捐俸經始不足則賦之楮場逐末者又風之間左向義者鳩工采石草故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九
鼎新以萬曆十八年十月始事越二十一年七月而梁成廣
可二丈五尺修凡三十六丈洞者七計所費金二千餘未嘗
出帑藏一鏹云橋鞏如鑄亘如虹諸轂相擊躡相錯者安之
如衽肇錫嘉名命曰西濟蓋取與東津對峙其濟則侯之功
也於是僉謀勒石徵不佞記之曰余觀夫譏鄭刺陳知古之
於橋綦重矣後世所務在乎簿書筐篋稍列爲弗急云侯然
後乃今行古之道矣夫侯所居亦世所稱傳舍爾豈其獨長
子孫而處茲土藉令有幾微苟且心第仍舊貫而稍葺頽圯
斯可已當侯之時民未病涉而廢且興之而木且石之親於
其身舉事以濟所不知之人利溥而心公濟衆而澤博侯非
仁者歟聞侯旣成斯橋又將築長堤以禦陽侯建慧塔而啓
文昌凡足爲玉人千世利者不愛毛腠焉嗟乎世獨不得史
政至有瑞麥之異茲不具論云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九

